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柳文扬作品选



外祖父悖论

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

——赫拉克利特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孔子

老苏不老，也就三十岁，他是那种“对众所周知的事情一无所知”的天才。比方说，他经常分不清东南西北。邻里间传言：有一天老苏下班，在自家附近的街上迷了路，一个多月以讨饭度日，亏得居委会万大妈心好，悄悄在路上画了许多箭头，引着他回了家。这当然是假的，是邻居们的幽默。老苏对此无可奈何。他本来就是丢三落四，整天失魂落魄似的。

高远就不一样。他是一只小公鸡，时常昂着头睥睨四顾，谁也别想嘲笑他。小伙子精神，上下楼梯总是一溜小跑，做事也迅疾如风。衣饰永远整洁，头发一丝不乱。

如此截然不同的两个人，每天坐在同一间办公室里，而且相处得还不错。那是因为他们的心思都被同一件事占满了。

这天上午高远对老苏说：“你想过没有，时空蠕虫必须全体同步萎缩，这个假设可以解决‘外祖父悖论’。”

老苏疲倦地说：“我想过。咱们的假设也够多了，我想的是实验，是验证。”

“实验要有钱。沈非跑得怎么样？”

提起沈非，老苏脸上露出一丝笑意：“那家伙这两天净发牢骚。专利局的人不愿意预支，银行也不贷款，除非有人肯作担保。”

高远一抬眼，说：“找局长啊！这种科研项目，当然是咱们局自己担保最合适了。”

马局长，最好的一个老头儿。这位老兵在四十年前为共和国立下过汗马功劳。流年似水，双鬓如银。他的战刀挂在墙上，仍没有一点锈斑，然而这个“老伙计”现在也只能挂上墙壁，作一件装饰品了。如今不是跨马舞刀的年代，他领导的是科技开发局。

马局长明白上级派他来这里用意。是的，他忠心耿耿，御下有方，而局里这批年轻人个个不安份。他要了解他们的心思，及时向上面汇报，要管理约束他们，使他们的才能都用在利国利民的事业上。

所以，当老苏为了做什么时间机器来申请经费的时候，马局长冷静地想到，这是一件于国于民毫无用处，而且浪费时间和金钱的事情，他断然拒绝。

老苏走了以后，马局长把高远叫进办公室，问：“你觉得小苏怎么样？”高远并不回答，询问地看着局长。

局长说：“他要造个什么‘时间机器’，真是异想天开！”

高远谦和地笑笑：“老苏对这方面很感兴趣。”

“所以我常常对你们说，搞研究不能单从兴趣出发！”局长手指点着桌子，“你们是科学工作者！你们的研究要对国家对人民负责！”高远频频点头，局长的态度才和缓下来，“当然，你们年轻，没经验，所以上级才要我来把关。小苏的要求，我不同意。”

我看你们俩还不错，你是懂原则有责任感的小伙子——好好帮助帮助他！啊！”

局长在高远肩上一拍，高远点点头，一脸责任感地转身出门。

老苏回家，沈非躺在沙发睡着了。门一关，他像只大猫似的惊叫起来，打个呵欠说：“太困了！”坐起身又说，“你也熬得可以吧？人灯儿似的。干脆——”他递上一张纸条，“我找医院的朋友给你开了个病假条，慢性肾炎，先请三个月的假，踏踏实实在家里琢磨。成不成？”

“成！”老苏最听话。只要能安安静静研究他的机器，让他装病不算什么，装疯都成。

第二天，老苏就去局里交了病假条。马局长知道后又是叹气又是敲桌子。

老苏在家闷头苦想了十几天，眼眶又陷下去好多。沈非买些蜂王浆和鳖精灌他。

一天早晨，老苏大喊一声，沈非心惊胆战地瞧着他。老苏狂喜地冲他嚷道：“时间不存在！”沈非吁了口气，喃喃地说：“神经！”

吃早饭的时候，电话铃响了。老苏正在兴头上，忙抄起话筒。

是高远。听筒里，一贯冷静的声音微微颤抖：“老苏，我觉得你可能也想到：时间存在么？”

老苏兴奋地说：“对呀！我也刚想通：没有这种东西。像你说过的一样，我们不能单独逆转一条世界线，全体蠕虫应该同步萎缩！”

高远静默了片刻，说：“很好。你也这么想，那我就有把握了。”

老苏笑着叫：“喂！你也过来咱们一起干吧？”

高远停了一会儿说：“局里派了不少事下来，我脱不开身，咱们再联系吧。”

挂了电话，老苏说：“可惜！”

沈非一手托着腮坐在桌边看他，说：“我什么忙也帮不上，我只会耍笔杆子，耍嘴皮子。”

老苏瞧他一眼，不说话，喝豆浆。

下午，一位白世凡教授来拜访老苏。五十来岁的人，红光满面，沈非一见他就满心不喜欢，看看他的名片，放在桌上。

白教授喝茶、抽烟，然后开门见山，说自己也是“研究时间”的，慕名而来，请教几个问题。

老苏局促地说：“您是老前辈，我只不过对这个感兴趣而已，没什么研究……”

白教授从眼镜片后面看看老苏，说：“你太客气了，我听说你已经在做机器了。”

老苏说：“没有！就是想想。”

“那么，时间逆转是什么机理呢？”

老苏红了脸，说：“我还想不明白。”

白教授说：“你是内行，你知道个有‘外祖父悖论’……”

老苏还没说话，沈非插嘴道：“对不起，我是外行，您给我讲讲？”

白教授瞥他一眼，点点头说：“假如你，小伙子，假如你坐上一个时间机器，回到几十年前，你外祖父——就是姥爷，和你姥姥正在恋爱。如果你破坏了他们的恋爱，他们不结婚，就不会有你妈妈……”

沈非说：“也就不该有我？”

“对。”白教授权威地说，“可是你已经存在了，而且是你亲手破坏他们的婚姻——这怎么解释？”

沈非笑道：“我压根儿就不破坏，我最恨拆庙的。”

白教授也笑了，摇着一个手指头说：“年轻人，玩笑是玩笑，学术归学术。还有一个‘自杀悖论’，如果你回到二十年前，把小时候的你给杀掉了，那么，你在二十年前应该死了，不该再有二十年后的你——这又不可解释。”

沈非想了想，说：“所以我不当科学家——头疼！”

他自顾拿了一本小说，坐在旁边看。老苏和白教授就开始谈论。

老苏说：“我猜想，时间作为物质是存在的。它是一个概念，是物质演化、世界运行的先后顺序的度量。”

白教授说：“啊，这是我以前想过的，你仔细说说你的想法！”

老苏遇到知音，大为兴奋，并且，这是一个老前辈，把自己的猜想在这里证实一下有好处的。

他娓娓谈了一个多小时，拿了纸笔，画模型、做演算。最后，白教授说：“咱们想的差不多嘛。在空时连续统中，任何事情都是‘已经发生了’的。”

老苏说：“不知道。我们不能超越它去看，只能建立数学模型来演示。”

白教授想了一会儿，笑道：“和你聊天很受启发。能说说你设计的时间机器吗？”

老苏窘促地笑着说：“我还想不出怎么入手呢。”

白教授呵呵笑道：“年轻人精力充沛，有闯劲，总会想出办法的！”

过了不久，沈非气冲冲地回来，把一本杂志扔在桌上，说：“这个白世凡！老滑头！”

老苏拿起来一看，是《物理学报》，封面下角有一行字：白世凡教授谈时间机理，详见十八页。

沈非一屁股倒在沙发上说：“这明明是个老骗子，他把你说的那些都写在自己的文章里了。”老苏翻看着杂志笑道：“文法错误这么多！物理学报也登这种文章？”

沈非哼哼地笑了笑，说：“这个白世凡，我得花番心思整治他。”

老苏笑道：“何必这么急呢，不值得。我跟你说，我想到了时间机器的原理。”

沈非皱着眉道：“别跟我讲，我不懂。”

老苏抓着他不放，硬是说了下去：“不用超光速，只要能量！要巨大的能量！逆转物质的运动。我只要再想一想，如何逆转？”

沈非说：“行！行！我脖子都快被你逆转了。你要我帮什么忙？”

老苏叹了口气，说：“钱呀，还是没钱。如果有几十万块钱……”

沈非呆了一会儿，突然说：“咦？哪来的咸菜缸味儿？”吸着鼻子左右找寻了几下，“你！你快洗澡去！好家伙，有一个月没脱过衣服吧？”

老苏笑了，他知道沈非想让他放松一下。

脱了衣服，往浴缸里放水。老苏突然呆呆地盯住水面的旋涡，嘴里念念有词。

沈非在一边嘀咕：“快点儿，感冒了啊。”

老苏转过身来说：“旋转！……知道吗？从基本粒子到星系，万物都在旋转！”他兴奋地在屋里走来走去。

沈非说：“你有神经病啊？光着屁股满世界走！”硬把老苏拎进浴盆里。

老苏还是念叨着：“旋转，旋转……”用手在水里划着圈儿。

沈非一路摇着头走出去。

晚上，老苏已经画好了一张模型图，沈非坐在一边咬笔杆玩儿。

老苏忽然说：“你当一个月男保姆，也该回家了吧？”

沈非一愣，看着他说：“反正我回家也是一个人住……我其实是想省一点儿水电费！”

老苏笑道：“我知道你不放心我……”

沈非抬手止住他说：“别臭美啦。我愿意住这儿，谁也管不着。”

然后他穿好外衣，出门去散心。

沈非喜欢歌厅，时常还能上台唱两首。

今晚他几乎是下意识地走进去坐在一张桌边。他自觉满身疲倦，这些日子尽遇到不如意的事，让他烦闷不堪。

这副落落寡欢的样子，被邻座一位漂亮的青年女子发现。这样的一个人，生活优裕、安闲、无聊，她的同情心是过剩的，她的闲工夫也是无限的。她缺少的只是消遣的机会，而我们这位沈公子相貌不恶，甚至还颇为英俊。总之，那个女子就坐到沈非桌前，手托下颔瞅着他，低声问：

“怎么啦？”

沈非早年哄女孩子是拿手，看了看她，没一会儿工夫，就让这个温存的小妇人(她叫方婷)相信，她慧眼识英雄，发现了一位落难才子。这位不得志的年轻科学家(还挺精神)，只要能借到一点钱(只是借)，就可以实现他多年的夙愿：制造一台时间机器，在过去和未来之间随意旅行！不管信不信，她觉得新鲜刺激。

她快活地小声说：“我借给你呀，我有好几万块钱呢，本来想买衣服的。”

沈非笑笑说：“那不够。”

她又说：“我还有首饰呢。”

沈非又温和地笑了：“那是小姑娘的玩意儿。”他并不把这女子的话当真，只是开个玩笑罢了。

“那，”她指指右边一张桌子，一个四五十岁的男人和另一个较年轻的男子正在低声谈话，“瞧那个穿黑衣服的人，我帮你跟他借钱。我借多少他都给。”

沈非看了一眼问：“他是你爸爸？”

方婷捂着嘴乐：“不是，他是我老公。”

沈非不禁脸上发烧。方婷倒很大方，笑道：“没什么。咱们去找他。”

那边桌上，两个男人的声音低沉，但是互不相让地谈笑着。年轻的一个说：“老顾，这一次就怨我占先吧。”老的那个大度地笑一笑：“你突然买下这个厂，手头会紧一阵儿的。如果周旋不开，我可以帮你一把。”年轻的笑道：“谢了！我还行——瞧，你太太来了。”

方婷带着沈非坐在桌边，斯文地说：“这是我丈夫顾平，这位是余老板。这位是沈非，他是科学家。”

顾平应酬了几句，他不感兴趣。方婷每隔几天就会认识一个科学家、文学家、画家、音乐家，在他看来那都是混饭吃的，方婷也不过是闲得无聊拿他们开心而已。

余老板又坐了一会儿就走了。方婷喋喋不休，把时间机器的事儿讲给丈夫听。沈非有点儿疲倦，老想打呵欠。

顾平听完妻子有话，看着沈非说：“想法不错呀。我上学的时候也看过一篇小说，跟你这个差不多似的。”

沈非看得出他眼睛里尖锐、冷淡的讥嘲，一股怒气从他胸口升起来。他懒洋洋地一笑，说：

“你看不出来吧，我就是写小说的。”

顾平假装饶有兴味地问：“你的时间机器做出来之后，打算怎么用呢？”

沈非笑道：“我也要做个有钱的老板呀。你想想，一个商人利用时间可以怎么赚钱？这个顾老板最内行吧。”

方婷看着他们两个斗嘴，感到很有趣，在一旁左瞧一眼，右瞧一眼，宽容迁就地笑着。

顾平听了沈非最后一句话，心里一动。过了一秒钟，他笑道：“有意思！沈先生，这是我的名片，我们以后再谈。你可以打电话……”

沈非说：“这是我的名片——我另给你一个电话号码。如果你愿意谈，就打电话找我吧。”他把老苏家的电话写在名片上，然后对方婷点头笑笑，走了。

方婷歪头瞧着丈夫，笑道：“有意思吧？”

顾平淡淡地说：“新朋友交得真快啊。”他心里在想，如果……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姓余的那家厂子还可以抢在前头买过来，不仅如此，许多别的生意，许多别的事情……在他已经很少幻想的脑子里，一幅完全新鲜的、广阔无边的图景展现了。

不出沈非所料，第二天，顾平就打来了电话，说他对时间机器突然很感兴趣。沈非说了老苏家的地址，请他来谈。

顾平半小时后驱车赶到，沈非为他和老苏做了介绍。

顾平直率地对老苏说：“您不用客气，就当我是一个学生，仔细给我讲一讲时间机器。

好么？”

老苏铺开模型图，又说又比划，写写画画，讲了两个小时。顾平全神贯注地听完，沉默了一会儿，问：“您觉得做好这台机器，有几成把握。”

老苏说：“六成。”

顾平本想出五十万，立刻说：“这样吧，我出钱三十万。我觉得您讲得很透彻，我有信心。”沈非和老苏对望一眼，顾平又说：“不过，咱们最好能订一个合同：这台机器造好之后，专利归我，我付给二位满意的报酬。”

老苏是无可无不可，沈非当然更不在乎，顾平当即打电话请公证人。他特意笑着又和沈非拉了拉手，说：“今天晚上我请你们两位吃饭！”

这下有钱了。这么快，这么容易，老苏竟不敢相信。他先打电话告诉高远，高远当然欣喜万分。老苏放下电话，就开列要采办的物品清单，自有顾平雇的人照单去买。

马局长几乎已经忘掉时间机器的事。他认为老苏是个异想天开、浮躁不踏实的年轻人，一时头脑发热，很快就会碰钉子。但他却听说，这个装病不上班的家伙已经弄到钱，开始造他的机器了。

局长不能坐视不管。这样下去，局里人人想出一个花花点子，就都能请个病假回家胡闹了！可他不知道怎么去管。请病假符合制度，钱也不是偷的抢的，他只有按老习惯给上级首长打个电话汇报。

丁首长比马局长年轻十岁，可看上去气派庄严得多，他思考问题也更加

深谋远虑。

所以，他立刻略去病假、借钱这些无关紧要的小事，看到了更重要的东西。如果万一那台机器造好了，那就是说，有人可以随意穿梭于过去和未来（他最担心的是“过去”），会发现不该看到的事情，会改变不应更改的历史。“流逝”和“遗忘”给予人们的安全感将不复存在，沉重严密的帐幕将被掀开——如果有人利用时间旅行来搞什么破坏，别人是无能为力的。

丁首长在一个较阴冷的宁静的下午，亲自探访了老苏那个五十平方米的家。一个年轻雇员开门，引他进屋。他看见最大的一间屋子作了实验室，堆满各式各样的管子、电线、钢架和不知名的球形玻璃罩。老苏站在杂物堆中间，满脸胡子，有点吃惊的样子，木讷地望着丁首长。他从未见过此人，这个人风度端庄而凝重，又亲切又严肃，老苏感到一丝不安。

沈非不在这儿，老苏就觉得没有主心骨儿似的，连倒茶都不知道。丁首长温和地作了自我介绍，并且说明来意。当然，自己下属的开发局里有老苏这样独一无二的人才，他是应当注意的，对老苏的“慢性肾炎”他也十分关切。“你愿意的话，”丁首长说，“我可以安排你去疗养，或者……你还可以去国外治病。”

老苏的脸红了，但他不敢说装病的事，他支吾着说：“我没什么，谢谢您……我得搞成这台机器。”

一听到“机器”，丁首长的眉毛轻轻挑了一挑，看着老苏说：“你说的这台机器，真的有把握造好么？”

老苏兴奋地点点头。

丁首长站起来，踱了几步，又坐下，眼睛看着远处，似乎在自言自语地说：“你的才能，为什么不用在国家更需要的地方，用在更能立竿见影、改善社会的方面？”他转头看着老苏，“我在各部门认识很多朋友，说一句话还是有些份量的——我提拔你作负责开发新能源的处长。”

老苏不懂，他张着两眼说：“我不太懂能源，而且，我也不能当官儿，我不行。”

丁首长摆手一笑，道：“把你的潜力都发挥出来吧！我对你有信心——这台机器，你是怎么想的？造出来有什么用？能创造多少价值呢？”

老苏呆住了，他想了一会儿，说：“我没想过，我觉得应该造它。”

丁首长哈哈地笑了，轻拍沙发的扶手说：“一个科学家，负有引导文明前进，造福人类的伟大使命，像你这样儿戏，岂止可笑，简直是犯罪了——想想现在，全国有多少人在挨饿，每年有多少房屋被风和洪水推倒，有多少田地沙化，每一年全国用电有多大的缺口？你很幸运有这么好的天赋，又受过国家高等教育，这正是有志男儿报效祖国的时候。”他不再说了，只是期待地、咄咄逼人地看着老苏。

老苏一时间如坐针毡，他在丁首长的目光中败下阵来——他理亏，他辞穷，他突然扪心自问，竟然汗流浃背。

“放弃你这台没用的机器吧。”丁首长温和地命令，“国家需要你的天才！”他感觉自己已经胜利了，把这个年轻人拿下来了。

老苏艰难地抬起眼睛，低声说：“我……我除了这台机器，就没想过别的。如果造不出来，我这一辈子就白活啦，就什么也没干。您说的都对，我是个废物……我只有对不起您，对不起国家了！”

丁首长愣了一下，问：“你说什么？”

“我现在只能造这台机器，我满脑子都是它。”

丁首长柔声问：“只能这样？”

“只能这样。”

丁首长仰天长叹：“又一个！又一个人才毁了！”

老苏听到“又一个”，感觉有些奇怪。丁首长闭起双目说：“像你这样的人才，如果钻了牛角尖儿，你不知道有多危险！——十几年前，我认识一个年轻人，聪明，有活力，二十七八岁，风华正茂啊。头脑灵活，却走进死胡同里，非要发明一个‘记忆再现机’不可，谁劝也不听。这本来就是一件无用之物，而且记忆这个东西，世界上多少年来都研究不透的。这个年轻人一钻进去，就是整整四年，也不知吃了多少苦，后来，他疯了！”

老苏全身一颤。

丁首长说：“你真敢保证，你对‘时间’就研究得那么透彻，可以玩弄于股掌之上么？”

“你也会碰到很多麻烦的。”

老苏心里渐渐发冷。看着面前的这个长者，他不禁产生了一种惧意。

他暗暗地咬咬牙，低声说：“多麻烦我也干。”

丁首长走后，老苏独自发了一会儿愣，突然端起身边的水杯，喘着粗气，像骆驼一样饮着……第二天，老苏发现麻烦真的来了，局里医务室的几个医生上门为他检查身体。

老苏觉得要露馅了，可是医生说，他真的有病，很严重的慢性病，局里要他立刻进局属医院休养。

这比露馅更糟！老苏明白知道自己的身体其实像匹马一样结实——他们不想让他造完这台机器！

他求助地看着沈非。

沈非问医生：“如果老苏辞职了，你们还管得着他么？”

老苏惊道：“辞职？”

沈非瞪着眼睛吼：“辞职！还恋着那儿的什么？”

大夫们走了。

老苏辞了职，现在他真正是谁也管不着了。

一连几天老苏心绪低落，神情恍惚，几乎无法继续工作。

居委会万大妈(就是笑话中画箭头引导老苏重归故里的那位)，三番五次找上门来，代表邻居们提意见，说这里声音太大太乱，而且时不时散放出一些怪味，算不算污染？老苏无言以对，沈非对老太太没招儿。顾平赶忙赠送街道俱乐部一张乒乓球桌，以及围棋、象棋、扑克牌等，并向老年俱乐部捐赠一台电视机，总算把这事平息了。

可是，老苏的家成了邻居们好奇心的焦点，各种望远镜对准他的窗户，窗下有徘徊不去的行人。万大妈低声向人们介绍，说老苏和沈非，一个大胡子，一个小白脸，一天到晚窝在那屋子里，不知搞些什么名堂。

老苏变得很敏感，看到窗子对面的望远镜，他就想把窗帘挂严。

沈非可不，他站在窗口让人家看，突然也抄起一只大号俄罗斯望远镜，举在眼前。

看见对面一个方头硕脸的汉子，龇着两大牙正傻笑。那人一惊，忙缩回头去。沈非拿张白纸用红墨水写一行大字：“看够了没有？”贴在窗外。过一会儿，望远镜又伸出来，对着红字一照，缩了回去。沈非意犹未尽，又添

写一行。那汉子实在好奇，举镜一看，含混地骂了一声，“砰”地猛摔一下窗户，不再露头了。老苏揭下白纸，见写的是：“刷刷你的黄板儿牙！”他不禁哈哈大笑，一舒闷气。

麻烦是每天都有的。房管所的人又来检修管道，邻居也常常不请自到。某个晚上，窗玻璃被人砸破，一块石头险些砸在机器上。老苏大为惶恐。

更可怕的是，“街道老年秧歌队”成立了，每天上午，就在老苏睡意最浓的时候，锣鼓声骤起，一群老同志兴高采烈地扭着。

顾平带了方婷来到这了解进展情况，老苏眼眶深陷，坐在床边。沈非一指窗外，说：“你瞧，外面这么闹，叫人怎么安心工作，怎么休息？”

顾平早已憋了一肚子火，盯着对面的望远镜，恨恨骂道：“混蛋！”他喘了口气：“我在东郊有一处新厂房，安安静静，四五里地没人烟。你们都搬去！好好地干。妈的！”

今天就搬！”

搬到东郊，石房宽敞，安静。老苏觉得舒服了许多，可是又有新的麻烦：买不到零部件。

机器的重要部分，需要加速器、能量放大器，只有部里直属的公司才有货。派去采购的人说，人家不肯卖，只说是脱销了。

老苏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到后来，只能买了零件，自己一点一点组装，而零件也买不全！采购员从一些大实验室买来许多旧件、次品，经过挑选凑合着用。

老苏的状况越来越让人担心。他时常呆怔怔地坐着，对着机器傻看，又好像在倾听着什么似的。一点儿响动会吓他一跳，被惊醒了一般茫然四顾。工作起来，他的效率越来越低，手掌不由自主地发抖，拧不好螺钉，接不准线头。

他的脾气也越来越坏，看着工作进度变慢，他常常无端地发火——他只冲自己发火，打自己的头，抓头发，嘴里恨恨地自言自语，一点点小事都会让他烦躁不安。

他上火了，头顶长了一个小脓包，这更让他烦恼——他从未想到，一个米粒大的小包会搅得人吃不好，睡不着，针刺一般的痛，顺着神经，电一样从头顶、后脑传到脖子根。

沈非有时候用担忧的目光看着老苏，他帮不上忙。

一天晚上，一个雇员打碎了一块玻璃板，老苏彻底发作了。他冲屋里所有的人吼叫：“滚，都滚！”沈非在他背后，把一个手指竖在唇边，示意大家安静，不要刺激他。老苏脖子上的青筋胀着，脑门通红，嘶哑着嗓子叫嚷：“没一个管用的人！我也没用！都他妈的给我捣乱！你们砸！都砸了！砸碎了你们好高兴。谁怕谁？我今天就撒泼了！都给我滚！”

他歇斯底里地发作了好一阵，大家默默地退出去。老苏低头说：“沈非留下！”

沈非关了门，走到他身边。老苏忽地趴在桌上，嚎啕大哭起来。

沈非笑了，无声地笑了。拍了拍老苏的肩背，小声说：“你这家伙！你也有撒泼的时候啦！”

老苏哭着说：“我真没用！我真没用！我是个废物！”沈非不说话，让他一个人念叨。

过了一阵，老苏好了。拿条毛巾，擦把脸，擤擤鼻涕，又喝了几口水，

看着沈非，低声说：

“对不起！”

沈非笑道：“怎么了？该发脾气就发嘛，还跟我客气什么？”

老苏说：“这几个月，都是你在替我忙来忙去，照应这些事儿。我不该冲你发火。”

沈非说：“你说错了，你有脾气最好冲我发，因为我不在乎。”

老苏长长叹了口气，靠在椅子上，说：“我累，我烦！”

沈非说：“喂，不行就别干了。”

老苏说：“那不成，你也知道，我这一辈子就这么件事儿。如果造不成这台机器，我就白过了，我就……我就什么都不是，我必须干。”

沈非说：“那就干！还有，肚子里有气就发出来，发发脾气无伤大雅。冲身边儿的人，冲一棵树，冲一件儿东西，心里的火儿散出来，吃得香，睡得好。”

老苏点点头，说：“咱们出去走走。”

在外面散步的时候，沈非有点担心地看着老苏，发现他的郁闷并未消散。

“好久没看见月亮了！”老苏坐在一块石头上说。他游目远处的灯火，天边似乎有一片流动的光明，向上渐渐融化，变为幽蓝，最后消失在天顶黑幽幽的幕布里。风清月明，他感觉如此良辰都是属于别人的，属于在家里读书看电视抱孩子的幸福人们的，不是他的，但他仍深深地感动着、留恋着。

沈非说：“哎！你怎么了？”

老苏一笑，说：“沈非，我老像听见耳朵边上有一只秒表，嘀答嘀答地响，一秒也不停。我感觉世界也像一个人似的，他在长，在长大，在衰老，和我一样……”

沈非看他一眼，说：“你老了么？那赶快娶媳妇儿，生儿子，别绝了香烟后代。”

老苏疲倦地笑笑：“我的精力都耗尽了，我的血气也流光了，就剩这个干壳儿——还有个‘小脓包’！这个包和那些杂事让我烦透了。”他忽然一惊，神经质地看看四周，说，“咱们回去吧！我得把这事儿干完，要不就没时间了。”

沈非越来越担心，跟着老苏回厂房。他想，过几天无论如何得强制老苏歇下来。

又过了一个月，“时间机器”居然做成了。

老苏用一些小动物做实验，让它们回到一年前、两年前，小动物一一在机器里消失无踪。

沈非好奇地问：“它们真的回到过去了么？”老苏说：“这是肯定的，我这台机器的原理无懈可击。”

他给高远打了个电话，并约顾平也来，他决定亲自做一次时间旅行，验证他的理论。

这一天在沈非眼里是最明朗的日子，他穿得里外一新，并把老苏也打扮好了。但老苏有些紧张，笨手笨脚地刮脸，弄破了两处。他们的客人都怀着各自的一份心情，陆续进了这间不同寻常的大厅。

高远微显激动，顾平踌躇满志，方婷兴奋好奇。马局长和丁首长也到了，沉稳地坐在两张大椅子上。白世凡教授穿着合体的西服，站在机器边摸这儿摸那儿，虔诚得好笑。

十几个雇员排在两旁，穿着黑西装。

老苏喝了一大杯水，脸有点儿发红，他见了这么多人，不知道如何开场。

沈非抱过一只小猫，打开机盖丢进去，按下启动钮。透过茶色玻璃罩，人们似乎看到里面的一个东西在急速旋转。过了一会儿，旁边的散热孔里冒出一些热气。

当绿灯亮起时，机器停了，沈非掀开机盖——小猫不见了。

众人大为惊叹。丁首长笑着说：“这是魔术嘛！谁知道小猫儿在哪儿？”马局长点头附和。

老苏说：“它超越了时间，回到一年前了！这是确定无疑的！我的机器我知道。不信，咱们再做一遍，这次用往返程序——我呆一会儿也要用往返程序，否则就是单程旅行回不来了。”他在一个小键盘上按了几下。

一阵旋动后，大家透过玻璃盖，看到里面空空如也。过了一瞬间，机器又嗡嗡作响起来，机盖再次掀开时，小猫又在里面叫了。

老苏说：“如果它是人，就会说出刚才的感觉，不过，这样不叫时间旅行，过一会儿我要用另一种程序：我让程序运行到目的坐标就停转，然后我就可以在‘过去’有两个小时的自由时间，两个小时回到原地点，程序又会把我带回来——对你们来说，你们只看见机器转了一次，只不过一会儿工夫——可我却已经老了两个小时！”

沈非拍拍机身，对老苏说：“老苏，请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不用说什么理论知识。

这儿没几个人懂，我就不懂。”他看看两个首长和白教授。

老苏又喝了点儿。他摸着机盖说：“这个机器的原理很简单，嗯，那个……我先说说时间吧。简单地说，时间本身不是什么物质，它不存在，它是我们造出来的一个词儿。

嗯……因为所有物质的运动都遵循一定的秩序，如果把这种秩序逆转，就像让河水倒流一样，让物质逆向运动，就是我们说的‘回到昨天’了。这需要很多的能量，所以我用这么大的电动机，它的能量是够把一个物体‘抛’回到过去。对了，这台机器还只能输送生物，别的东西不行。所以，我呆会儿要脱衣服——对不起。”

沈非说：“老苏要做时间旅行，验证他自己的理论。”

高远一直没作声，忽然说：“老苏，你记得咱们想过：不能单独逆转一条世界线。”

老苏笑道：“那错了！这不是逆转，这是‘弯转’！”高远皱皱眉。老苏掀开机盖，抬高腿爬进去，站在里面的工作台上，说：“操作系统是两套同步的，外面一套，里面一套。”他弯下身子，脱鞋，脱衣服，机舱把半身挡住了，他不用担心女客会看见。方婷一笑。

衣服都扔了出来，老苏不知是冷还是紧张，身子抖了一下，说：“外面那个红钮是急停钮，直接控制加速器。如果有什么不对就按它！”

高远说：“会出故障么？”

沈非说：“加速器是用旧件组装的——人家不肯卖给我们！”高远点点头。

老苏探出半个身子说：“高远，这儿就你懂行了。万一有什么，你就急停……对了！”

我的笔记本在那个抽屉里！”高远把它拿出来，老苏说：“我送给你。”

高远看了他一眼，翻翻那个厚本子。

沈非突然满手冷汗，说：“喂！”老苏扭头看他，两个人对望了一会儿，老苏点点头。

沈非说：“你不能先作一次短的？比如说，一天以前？”可怜的沈非，他以为“一天”的时间间隔比较短，就比较安全似的。

老苏说：“一天也好。我回到昨天，做一个小小的实验……”他若有所思地，“看看历史能不能改变？”

他关了机盖，一瞬间，时间机器启动了，里面在飞旋，散热孔冒出白气。

众人都眼巴巴地盯着看。

不一会儿，机器的“嗡嗡”轻响停息了，沈非一步纵过去把机盖拉开。

老苏还站在里面！

沈非抓着他的胳膊，说：“你怎么样？没事吧？”白世凡跑过来问：“你看见什么了？”

大家都关注着。

老苏茫然搔了搔头，说：“我……我没动！我一点儿没动！”

丁首长在大椅子上吁了口气，说：“哎呀，弄得我蛮紧张！”顾平瞥他一眼。

沈非说：“不行就算了吧，别硬干。”

老苏摸着脸说：“不对！我一定‘曾经’回到过昨天！你瞧，我早上刮破的那两道伤已经好了。”大家沉吟，白世凡冒失地说：“你弄反了！你提前到了明天！所以伤口好了！”

老苏没理他说：“再试一次！一年！”他关了舱盖。

沈非想说什么，没来得及，大家都沉默着，大房间里只有机器的“嗡嗡”声。高远翻开那个笔记本看着。

这一次运行时间较长，而且，众人渐渐觉得身上热起来，也许是那个巨大的电动机散热过多，沈非用袖子抹着额头上的汗，两眼盯着机器。除了他以外，最紧张的就是顾平了，机器可以说是属于他的！方婷只是好奇。高远一页一页地看笔记，白世凡倒像是老天真似的，表情生动。丁、马二首长只远远地坐着喝茶。

时间机器又一次停转了。

老苏自己从里面推开机盖，满脸汗水地连连摇头。

沈非关切地说：“怎么了？”

老苏痛苦地摆手：“还是没动！还是没动！”

顾平忧形于色，问：“机器有毛病吗？”

沈非建议停止实验，老苏咬咬牙说，说：“不行，我不能再等了。必须做！”他默默地心算了一会儿，“一定是标准能级调整失准，运行角度有误差。只能加大跨度，一百年！”

沈非咧嘴叫：“一百年呀！喂……”老苏“砰”地合了盖子。

机器又运转起来。

高远突然大叫一声，一步蹿到机器前，伸手按了“急停钮”！

没有用！又按一下，电钮放出几个电火花。高远忽然暴怒，骂道：“废品！废品！”用拳头连连捶击那个报废的电钮。

沈非脸色苍白，抓住高远的手，急问：“你干嘛？”

众人都围了过来。

高远喃喃地说：“没用了，没用了！你们瞧吧。”

大家面面相觑，一言不发。屋子里越来越热，所有窗户都打开了，散热孔中冒出了白雾，浓如牛奶，高远额头的汗水一滴滴流到脸上。沈非吓傻了，四肢麻木。

良久，一切都停止了，浓雾开始渐渐散开。

沈非扑上机器，掀开舱盖。

这一回，里面真是什么也没有了，众人一齐低低地“啊”了一声。

沈非扭过头，看着高远。

高远已恢复平静，他低声说：“完了！”

“什么完了？”沈非吼道。

高远摇摇头：“老苏回不来了。我刚才翻他的笔记本，看见这句话，想了好一阵儿，突然明白过来，已经晚了。”他举着那个本子，扉页上，老苏写着两行字：“世界在流动，世界在生长！”沈非急头急脸地说：“你说明白点儿成不成？”

高远说：“老苏的理论是对的：时间不存在，时间旅行就是逆转物质的运动，可是他的实验做反了。以往，我们都认为，在‘空时连续统’中，所有的事件都是固定的，可以乘坐时间机器去各个坐标点游览。其实，世界在流动，在生长，‘过去’不会停在原地等你，它已经不存在了。而‘未来’还没有发生，实有的只是‘现在’。”

沈非说：“这是什么意思？”

高远说：“世界也在生长。如果你想回到过去，就必须制造一台无比巨大的机器，把全世界都装进去，使它的运动逆转，而你自己却不能进入。这样你才能看到世界过去的样子！这实际上是让整个世界返老还童，而你自己不能动！”

白世凡说：“有理！有理！”沈非一把推开他，问高远：“你只说老苏怎么样了？”

高远说：“他的这台机器，原理也是逆转物体的运动规律，使一件东西‘回到过去’，但是，是另一种‘回到过去’。它是一台返老还童机！”

沈非叫了一声，众人也都以不同的表情轻轻叫了一声！

高远继续说道：“老苏回到一百年前了！他的生长过程全部逆转，他没了。”

“这不是往返程序吗？”沈非暴怒地揪住高远的衣襟，“他还能不能回来？你说！”

你说呀？”

高远慢慢推开他的手说：“不行了！程序运行得太远，他连一个受精卵细胞都没留下。”

沈非猛踢了一脚机器，顾平叫道：“别踢坏了！”沈非瞪他一眼，白世凡以纯粹学术讨论的口气尖声道：“不对啊！小苏在第一、二次实验以后，按理说，应该有丧失记忆的现象。还老还童么，年轻一岁，这一年的记忆应该丢掉了。”

丁首长抢嘴说：“谁也弄不明白记忆的原理。”

沈非什么也听不见了，呆望着机器，手脚冰凉。

这实验毕竟成功了一半！不少人都这么想，至少，这是一个有用的机器！大家的心突然兴奋地跳起来：返老还童！

马局长心想：“我局里毕竟出了这么大成果！这是别的单位从没有过的。老马呀老马，你多少年没这么振奋了！”

方婷真的惊呆了，她兴奋得抓着丈夫的胳膊：从没见过这种事，甚至是闻所未闻！

一个人乘坐时间机器，回不来了！简直是平庸的都市生活中的一个传奇故事。她心想：“我都可以写小说了。”

丁首长清清喉咙，说：“嗯，我说两句，这台机器是没有做成功，而且是很危险的一件东西，我们不应该把它留在这儿危害社会——一不小心，就会有人牺牲。我建议，由我把它带回去，由一小部分专家进行研究完善。还有，大家对这件事要严格保密，不要传得满城风雨，好不好？”顾平说：“您说错了。不管这台机器好不好，它是我的！我这儿有经过合法公证的合同！

别人无权处理。”

丁首长深深凝视顾平，然后笑道：“顾先生，我们好好谈谈，这件事儿是挺复杂，挺麻烦的！牵扯到很多方面……”他拉着顾平的手，让他坐到远处沙发上。

白世凡已经向高远提了好几个问题，十几位雇员围在他们身边听着。

“悖论之所以出现，是因为我们在下意识里把时间当作一种不可逆转的物质流，其实时间只是一种度量，不是物质本身。如果宇宙是个大舞台，那只有物质是主角，时间只是情节。”

白世凡谦恭地问：“那，外祖父悖论怎么解释？”

高远微笑说：“西方科学家把原理弄复杂了，加入什么平行的‘贝贝宇宙’来解释，其实完全不必要。你可以破坏你姥姥、姥爷的婚事，你母亲也可以不出世。”

白世凡瞪着白果眼说：“可是，我怎么会出世呢？”

高远说：“你在做时间旅行的时候，让整个世界返回了过去，可是你自己没有动，你是原有世界在反转之前的那次运行的产物。你破坏了婚姻之后，世界又按另一种‘情节’运行了一次，可是你不需要再次出生呀。”

“这么说历史可以改变吗？”

“当然了，世界在生长。让它返老还童一次，再重新生长，里面就有无数偶然事件发生。”

白世凡搔搔头，恍然大悟，笑道：“那，‘自杀悖论’呢？”

高远轻“哼”一声，说：“这更简单。你不会看到小时候的‘你’，因为在世界反转运行时你已经跳出来了，那个世界里没有你。在宇宙中每个物体都是独一无二的，什么‘贝贝宇宙’，什么‘平行世界’并不存在。不论过去、现在、将来，都只有一个你。”

众人这下都明白了。白世凡也大喜，连连点头。

高远有点嘲笑地说：“白教授，回去会不会再写一篇论文哪？别忘了顺便署上我的名字。”白世凡谦逊地笑着说：“那当然！那当然！”

沈非握紧拳头呆立着，也不知在想什么。这时候，丁首长和顾平舌战方酣；方婷出神地幻想着，白世凡往一个小本上写着什么，一帮雇员在整理大房间中杂乱的仪器。

——一切都过去了！

高远心想：“时间旅行是不可能的么？不！老苏把笔记本给我是有道理的，我比他年轻，比他冷静……我想想，也许，这台机器再加一个同步反转

仪器，和外界形成共轭系统，那么用不了多少能量……”一丝微笑绽现在他冷峻的嘴角，他想，“让我重新开始吧！老苏死得可惜！……”

(完)

保护动物

所有事情，都起因于小泰利那一枪。太准了。

小泰利十三岁，他不知道自己打死的是国家一类保护动物。谁也不能把整本保护动物辞典都背下来，何况他是个娃娃。

泰利妈妈吓坏了，直到律师把孩子交给她，说：“判决罚款二千四百银盾，您的宝贝儿没事了。”

小泰利说：“妈妈，我很后悔！”他是一个乖宝贝，人们相信，从此以后他不会再做这种傻事了。

动物保护协会把死去的那头动物制成标本，安放在中心公园展出。一队队的小学生由老师领着来参观，接受热爱自然、关心万物的教育。小泰利用心地一遍遍说着他追悔的话，他因此上了电视新闻。

动物标本立在合金架子上，周围用强化凝胶围住，透过胶体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它的皮十分苍白，体形瘦长，头顶上有长长的浓密的黑色毛丛，一对用水晶珠做成的眼睛真是栩栩如生。旁边的牌子上写着：“这种动物在地球上已为数不多，它们曾高居于生物链的顶端。在全盛时期，它们用石块堆起巨巢，并有通道穿插于巨巢之间。在现代人类崛起之后，它们渐渐退化，散入丛林深处。”

观众如潮。小泰利的两只手上都拿着扩音器，一会儿向这边说，一会儿对那边叫。

蔚蓝色的脸蛋上沁出汗水。

人群忽然从后面散开，惊呼声四起。

是另一头动物，从郊外的密林中跑到城市里来了。

它的身体比那个标本要强健得多。当它穿过人群，来到标本前凝望时，忽然发出凄厉恐怖的嘶吼声。这声音无法形容，人们惊慌地跑开了。

动物用身体猛烈地撞击凝胶罩子，又被胶体弹开，摔倒了。它在地上用前爪抓了一阵，又直立起来，露出闪亮的白牙齿，追袭观众。

但是它被人们衣服上的防护电屏击倒在地。

它又用从地上抓起的任何东西掷击人们，直到大家纷纷跑远，公园的广场上空无一人。

小泰利缩在一棵大树后面，偷偷地看着。他有些害怕，又有些好奇。

动物又跑到标本前，两个前爪用力拍击胶体，从嘴里发出另一种低沉凄厉的叫声。

叫声是有某种音节的。

小泰利突然有点难过，他悄悄地走开了。

第二天人们发现，那头动物还在那里。它弯着两条后腿跪在地上，面部

紧贴着透明的凝胶罩子，一动不动。

胆子大的人慢慢靠近去看，它对周围一切视而不见，从眼睛里往外流出透明的液体。

人们叹息，扔给它食物，它不动。后来，它的眼睛里流出的液体转为红色。

第三天早晨，公园管理员发现，这头动物倒在地上死了，身体已经僵硬。

此事触动了许多人。动物保护协会准备集资一亿银盾，建立自然保护区，并且制造大批带有无线电跟踪器的颈圈，组织猎手和科学家，对这种动物进行保护性围捕。

王室无偿捐助了五百万银盾。内务大臣说，如此富有人情味的小生灵，公主殿下极想在御花园中豢养一对。

(完)

我忘了什么

一个小故事

从前一位客店老板，祖传有“百用百灵丢三落四水”，任何一个客人喝下这种水，都会忘记一些东西在他的店里。有一天来了一位富翁，店老板就在他吃的那些烤乳猪、奶汁龙虾、陈年葡萄酒里都下了药水。等客人走后，老板搜遍房间，没有找到他忘掉物品。最后想起来了：他忘了付帐。

我们的故事

我们的故事讲的是另一位老板钱图无量先生——现在有很多人用四、五个字的名字，没什么稀奇。

钱先生在蜕皮前夕，对着他的电脑苦苦思索：“我还忘了些什么？”

他又想起那个医生的话来了。那个大夫蠕动着胖脸小心翼翼地：“是的，我们想过移植大脑。不过，接续神经的技术很复杂，而且，免疫系统也是个问题。您更不愿意将来在您二十岁的躯体中有一颗六十岁的脑子吧——我们的办法是用蛋白集成块：指甲大小的东西里，存有您自身的一切资料，它将融合在您的新大脑里。所以，您要尽可能地把您的一切，包括习惯，都事先记录下来，以备蜕变。”

电脑所记录的他的资料，已达153826988字节，那里面有他多姿多彩的一生，还有公司的各级职员名单，他的银行帐号，保险柜密码，他对股市涨落的独特见解，他所有的对头的姓名和弱点，他的嗜好，当然，还有他从识字以来读过的有限几本书，他对人生的深刻理解多半来自于它们。

钱先生又往电脑里打入一条：“马丁在2052年8月向我借了五十万，月息百分之五点五——注意！借给他这笔钱是为了让他破产，因为在五十五年前的幼儿园里，他把我的蛋糕打落在地。我并没有宽恕他，虽然他自己那么想。”

差点忘了重要的一条：“我名字——钱图无量，是我自己取的。我爸爸除了那第一个字以外，没有给我任何东西。”

钱先生托着下巴想：“连一点小小的习惯最好也不放过，要不我就不完

整了。”他又打入：“我喜欢吃的菜：烤乳猪和奶汁龙虾，烤乳猪的时候要用针在猪皮上均匀地打六百三十二个小孔。我喜欢的酒是一种无名的陈年葡萄酒，是六十年前新疆一个老头为我爸爸酿造的，现在两个老头都死了。那种酒在我的地窖里还有八十七瓶，每瓶装一升半。”

他又记起一件重要的事，找出了一叠照片，放在电脑的摄录镜头下一一扫描。他打入：“这十二位小姐的生活是我保障的。她们自身体现了我对‘完美女性’的全部理解。”照片上的十二个小姐连同她们的姓名、住址、爱好，一一输入电脑。

钱先生舒了口气，把照片藏好，想一想自己是否还忘了什么。

“我喜欢往浓咖啡里兑入四分之一的茅台酒。”这一条虽然不起眼，但也是他的风格。

“我的洗澡水总是摄氏四十度的。”

“我有三条狗：娜娜、梆梆和小白，也许以后它们会不认识我。可是我爱它们，我要继续耐心地照料它们直到它们重新接受我的新模样。”

“我的书房里有一万八千册的藏书，虽然我一直没有时间去读。记住，我喜欢歌德、尼采、叔本华、雨果、马克·吐温、巴尔扎克、纪伯伦、加西亚·马尔克斯、曹雪芹、林语堂、罗贯中、蒲松龄、鲁迅、茅盾的书。在我第一个书柜的下层抽屉里的小本上，记着他们所写的书的书名和内容提要。我还喜欢听歌剧和严肃音乐，在书柜里有两千四百五十张激光唱盘。”

钱先生在他的大脑中又搜索了好一会儿，从一个黑暗的、挂满蛛网的小角落里找到一条：“我也许还有个弟弟活着，也可能死了。以后任何人来冒充我兄弟，都应加以否认。”实际上，钱先生曾经有三个弟弟。一个五岁的时候，因为和钱先生（那时他也还小）争夺糖果，不慎掉下阳台摔死了；第二个活到二十一岁，他们的父亲去世，宣读遗嘱的前一天，这个兄弟推门进屋，被门框顶上的一个电熨斗砸死了——发疯的电熨斗！

最小的弟弟主动放弃了继承权，为了害怕那个电熨斗而离家出走，至今没有音讯。所以，钱先生几乎是一个人孤独地活在世上，时常沉浸在对已故和未故亲人的深深思念中。

“我没有子女。前来冒充我孩子的人都是为了钱，他们的母亲我一个也不认识。要一口咬定！”

为了保证把脑子里的一切都一滴不剩地倒进蛋白集成块，钱先生翻遍每一个沟回，认为可以了。蜕皮之后，他将活得像以前一样，就是说：富有、坚定、快乐、老练、聪明，没有人能占他的便宜。

要知道大人物才能蜕皮，那些穷小子可没份儿。钱先生在蜕皮舱里，显得有些紧张，他觉得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时刻。

胖脸医生说：“这对您来说是第一次，可我们已经做了一百多例这种手术——不，根本算不上手术。没有任何感觉，您不用怕，不过是睡一觉，醒来之后，您发现您已经恢复了青春。就是这样，只不过睡一觉。”

他指点钱先生看那个躺在台子上的新躯体，它闭着眼睛一动不动，倒像是睡着了。

这玩意儿值三千二百万哪！

钱先生说：“真和我长得一模一样！——和我年轻的时候一模一样。”

“当然啦。”胖大夫说，“这是用您的一个细胞核跟一个无核卵子结合之后培养的，就是您自己。他大脑里空得像一张白纸，就等着您进去啦。”

钱先生又问：“真的没问题？”

大夫微微一笑。钱先生点点头。

几分钟后，钱先生躺进了密封凯夫拉匣子，不再喘气儿了。一个小小的蛋白集成记忆块，被装进大脑里，就像转录一盘磁带那么简单。

严格地说这已经不是原来那个钱先生了，但我们还能奢求什么呢？既然没有长生不老药。

董事们看到年轻的钱先生坐在会议桌的那一端，都面面相觑。钱先生在心里冷笑说：“奇怪了吗？你们这帮笨蛋，好看的还在后头呢。”

的确，更令人吃惊的是，他明明是个二十岁的年轻人，可他的言谈、姿态、习惯，以及他的老练狠毒，都与昨天坐在那儿的那个老头子一丝不差。这让人想起了鬼魂附体。

中午，马丁丧魂落魄地来到钱先生的办公室，因为刚才，钱先生打电话给他，说他借的那笔钱早应该还了，到现在累积已有二百一十二万两千一百九十九块一毛钱，看在老朋友份上，那一毛钱就免了，但剩余的数目最好今天就拿来。

“如果真的没钱，”钱先生同情地说，“就得抵押您的房子和汽车了。”

马丁红着眼睛说：“您忍心吗？那样我会变成一个流浪汉，您会看着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饿死在街上吗？”

“至少今天您不会挨饿。”钱先生递过一个盒子，说，“送给您！”

那里面是一块做成小动物形的奶油蛋糕。

钱先生慢悠悠地说：“现在这种样式的蛋糕已经很少见啦，它让我们想起温馨的童年。”

看着马丁消失在门外，钱先生高兴地拿起电话，从他那十二位“完美女性”中选了一位，邀她去家里共进晚餐。然后，他把秘书叫起来说：“该吃午饭了，你去对面的饭馆替我要一份烤乳猪，还有奶汁龙虾。”

钱先生傍晚回家，他的三只小狗在几分钟的惊讶之后，似乎重新接受了他，开始围着他打转。那位小姐已经到了，钱先生面对着又惊又喜活蹦乱跳的小姐，微笑说：“我发誓，你比以前更年轻漂亮了。”他又扭头跟管家说：“为什么不从地窖里把咱们那种好喝的葡萄酒拿一瓶来？”

在吃过晚餐，聊过天，听过贝多芬的唱盘，和小姐跳了一会儿舞，喝过咖啡，又洗了澡之后，已经是夜里十点了。

钱先生站在浴室的镜子前，端详着自己强壮的身体，若有所失地想：“不错，我开了董事会，宣读了新计划；把马丁弄破产了，给了他一块小蛋糕；吃了皮上打眼的烤乳猪，把姑娘带回家里，喝了新疆葡萄酒和加茅台的浓咖啡，我还在四十度的热水里洗了澡，还和狗建立了感情，听了贝多芬音乐，我还得找出那个小本子，记住那些作家和他们写的书。可是，我完成这一大串任务是为了什么呢？”他照着镜子想：“还有，我叫钱图无量，我知道。可我到底是谁呢？我是谁？”

从今夜开始，到下一次蜕皮，这中间漫长的时光里，钱先生一直在痛苦地思考这个问题。

(完)

假如记忆可以移植

暴风雪无法侵入钛合金城堡里温暖的书房，但它却直接席卷了钛城萨保的内心。

头发象数千条长长的黑蛇蜿蜒在身后，钛城萨保努力使自己的心平静下来，可她不能如愿。

对于这个母龙般盘卧在焚着麝猫香的暖巢里、腹中孕育着火焰的神秘人物，称‘她’或‘他’都无所谓。现在可不是染色体决定一切的时代了，在钛城萨保刚出生不久时，城堡中心的光子大脑分析，女性形象更有利于他未来的统治。于是他，或她，便成为女性。二十五年的统治生涯证明这个选择是对的。

而今天，平衡即将被打破，她的统治将不再稳如磐石。敌人也掌握了常温核聚变技术，这个世界的运行不再依靠钛城的能源了。钛城萨保手中的两张王牌：能源与科技，已失去了一张。

最好的办法是让仅剩的一张王牌成为不可抗拒的至尊牌。

人，虽然钛城萨保在公开场合未曾表露过，她的心里一直认定‘人’是一切因素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在科技方面尤其如此。即是说，要加强科技王牌的威力，必须重点考虑人的问题。钛城萨保有能力让她统治的一千二百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一亿四千万人民，至少有百分之一变成科学家，在短时间内。而拥有一百万科学家的统治者是无敌的。

那么，尘封多年的魔法终于到了启用的时候了？钛城萨保象一个中世纪的巫师提着钥匙走向密室一样，走进了她的实验室。

记忆移植舱，已有十年未曾用过了。钛城萨保必须确定它是完好无损的。然后，她要大量生产这种仪器，在一年之内把高深的科技知识强制性普及给她选择出的一百万人民。

使他们的大脑成为她的武器。

在铸造刀枪之前，首先要检查一下她的钢模。钛城萨保在实验室内接通了中心光脑，命令它在冰库里选择一个冷冻的人体，要大战以前的。

光脑把大战前冷冻起来的人的资料从档案库中提取出来，根据钛城萨保的偏好进行选择。她偏爱读取女性的记忆，所以光脑列出三十个女性供她挑选。

钛城萨保看中了一个十七岁的女孩子，是因为她也属于斯拉夫人种，并且名字碰巧也叫萨宝。

“她冷冻的时间太长了，”中心光脑字斟句酌地提醒道，“假如您愿意的话，我们再来看看……”

钛城萨保说：“她的大脑还保持活性吗？”

过了片刻，光脑回答：“她的大脑和肌体都保存完好。可她是上个世纪末冷冻起来的人，至今快有一百年了……”

“把她送来。”钛城萨保简单地命令道。

不到三分钟，两个碳-铁合成奴隶就把那位叫做萨宝的女孩搬到实验室，并且放进记忆移植舱里。

这女孩严重发育不足，虽说是十七岁，可胸部平坦得象男童一般。钛城

萨保俯身审视着她的脸。她那张经过一个世纪的冰冻，又被暂时解冻的面孔上凝结着稚气，不很漂亮的脸似乎显示出她生前曾有过一个丰富多彩的内心世界。钛城萨保不禁猜想起来：她在一百年前那个温暖、明亮的世界上是如何生活的，她死前心中在想什么？

这一切，钛城萨保都可以知道，只要她把自己的头脑与女孩的接通。

记忆移植舱的扫描器先检查了姑娘的全身，她体内的脂肪几乎已消耗殆尽。然而，她的大脑确实保存完好，可以用来实验仪器的功能。钛城萨保用线路把两人的头脑连通。

“读取记忆”与移植不同，钛城萨保从来不冒险往自己头脑中植入他人的记忆。从这台仪器被制造出来以后，她自己试用过几次，都是“读取”。移植实验是在十二名志愿者身上做的，看来效果良好。

微电流缓缓释放着女孩萨宝大脑里的记忆。与以往读取记忆的经历不同，钛城萨保在姑娘的下意识深层体会到一种原始而神秘的感觉，可以把它形容为某种“隧道挤压感觉”，仿佛身体四周有条柔软强劲的管道在蠕动、排挤。

钛城萨保即便拥有全体人民中最高的智商，也需要苦苦思索几分钟才能明白这是怎么回事：这女孩是上一世纪的人了。那时候的人还采取天然妊娠法，胎儿从阵缩的子宫中被挤压出来，这种体验积存在她的记忆深处，并且经过了变形。

钛城萨保解开这个谜题之后，欣然分享着女孩十七年的记忆。其中有绿色草地上的奔跑追逐，清水池塘里的悠游嬉戏，这都是钛城萨保不曾经历过的，使她感到不可思议。

然后，关于普希金的荣耀和库图佐夫的功勋的记忆被钛城萨保读到了。她仿佛听见一个沉厚的男人声音在诵读：“我爱你，彼德建造的大城，我爱你庄严、匀整的面容。

涅瓦河的流水多么庄严……”

这些是用钛城萨保学习过的古代主要语言的一种——俄语记录的。看来这小姑娘是俄国人——当时世界分成许多国家呢。

然而等一下，另一种主要语言出现在萨宝的头脑里：“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

这是汉语。

钛城萨保扫描了女孩的大脑，发现她的记忆是用这两种语言完成的。

那么，她是个“翻译”？古代有这么一种职业。

在钛城萨保还没有确定女孩的“职业”之前，新的记忆出现了。痛苦，恐惧，绝望，不安……

这些感觉是疾病造成的。两次大手术，把女孩从死亡边缘拯救出来。那时的医学还不发达，钛城萨保可以肯定，这姑娘最终就是因为这种没有彻底痊愈的疾病而死的。

身体健康被严重毁坏的女孩子，心里却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热情。她的记忆中充满美好的事物，洁净的天空、海洋、植物、动物、人、书本、歌声……有几件事是伴随着厌恶和愤怒之情存入记忆的，比如在她死前不久，某个大国的飞机轰炸了某个地方……但这些厌恶和愤怒绝不是萨宝生命里主要的情感。

作为大战后的统治者的钛城萨保，对轰炸可没什么特别的感觉。她很快

转而探究女孩子其它方面的记忆。

令她惊奇的是，这女孩接受的科技教育明显落后于她的年龄。也许在上一个世纪，十七岁的人就只有这种知识水平。数学知识停留在简单的微积分——不可想象。

一分钟后，这个叫萨宝的已死的女孩又一次让钛城萨保惊讶了。

在她的大脑里，竟然也有关于记忆移植技术的逻辑推论。

那么说，这位小姑娘，这个在上世纪只受过初等教育的孩子，居然与钛城萨保不谋而合，同样考虑过移植记忆的技术么？

这是一段关于该技术的逻辑思辩。钛城萨保饶有兴趣地读着这段记忆：

“假如记忆可以移植，我希望政府立法规定，这项技术只能被小规模地应用于科研、医学和社会福利方面。比如保存极有价值的人的记忆、对人类思维运行机制的研究等等。

“大规模地、无条件地移植记忆，是不可取的。”

为什么？钛城萨保在心里问，一个仅受过低等教育的女孩凭什么说出这种话？

“有人会问‘为什么？’我想，凡有感情、有理智、懂得一点记忆原理的人都会同意我的看法。”

已死的女孩不会知道钛城萨保的惊异，她的记忆源源不断地提供给那位贪婪的读者。

“我认为，人类的记忆与电脑中存储的数据不同；记忆是带有感情色彩的。对于一个人，你无法让他不带任何情感，纯客观地回忆起某件事；他的大脑不是电子计算机。

伴随着每一个记忆，人脑中会保留一份特有的情感。这情感也许是被该条记忆中的事物引发的；也许是该条记忆存入大脑时，那个人心里恰巧萌生的。哪怕是一个最简单的、原始条件反射式的记忆，有时也会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

“比如说‘甜’这种感受吧。我对‘甜’的记忆始于很幼小的时候，那一天很冷，外面下着细雨，妈妈坐在阴暗的屋子里看着一张纸——后来我知道那是爸爸任职的海船上来的信。她突然呜咽起来，一手攥紧了那张纸，一手把我抱进怀里，摇啊摇啊，嘴里不知说了些什么。要知道我那时还不太会讲话呢。然后，妈妈把一颗糖放在我口中，我尝到了甜，同时看着母亲淌满泪水的脸。‘甜’的感觉就是这样，伴随着细雨、阴暗的房屋、妈妈的眼泪和呜咽一起深深刻在我的记忆中。在这一生中，只要想到‘甜’，我总会同时记起上述一切。移植记忆吗？把别人心里的‘甜’的记忆移植给我吗？我是不愿意的，不是为了‘甜’，是为了那一天的细雨、阴暗而暖和的屋子，还有妈妈的眼泪。

“与‘甜’有关的，顺便说说我对‘巧克力’的记忆吧。那是在五岁左右，我在家门口的街道上玩。那一天阳光灿烂，天蓝极了。一个男人走过来，蹲下，对我笑。我也对他笑笑，他就拿出一块用漂亮的纸包着的東西给我，还比划着手说：‘吃，吃……’那口音可真奇怪。他的样子也跟我认识的人不一样。但我吃了那东西，那就是我尝到的第一块巧克力。其味道真难以形容，在我的记忆中，它和敖德萨清新、灿烂的阳光，那个黑眼睛男人宽厚的笑容，还有他的大手融合在一起。巧克力在我口中融化的时候，那一瞬间的情景也融化在我心里。而那个男人后来成为我的继父，是我这一生最爱的人

之一。就是他带我们母女到了中国，让我加入了中国籍。把别人心中关于‘巧克力’的记忆移植给我吗？抹掉我记忆中的‘巧克力’吗？不行，和‘甜’一样，它是我生命中不可替代的宝贵财富。

“所以说，就算是一个最普通的人，也有很多理由反对把他人的记忆移植给自己。”

孩童之见！钛城萨保心想，我还以为她能讲出什么了不起的道理。她是个感情用事的姑娘，仅此而已吧。

“主张移植记忆的人会说，这项技术将被用来缩短人的受教育周期，从小学到大学期间，那么多的定理、公式及其应用方法，可以在短短的几天内移植到学生大脑中，让他们节省许多的时间与精力。即便是这样，我也不愿意接受这种技术的恩惠。理由同刚刚说的一样，在记忆公式时也伴随有感情的存储。我的物理老师说过，爱因斯坦的著名公式‘ $E=mc^2$ ’体现出一种特别的美。老师肯定不会同意机械地把这条公式移植给学生，让他们失去对科技理念中的美感的体验。”

“从我自身来讲，还有更具体的例证。在我为解三角形的作业题而发愁时，遇到了我的第一位白马王子。他有低沉的声音和明亮的双眼。他解题就象我玩翻绳游戏一样，一挥而就。‘解三角形’就与他一起，在我的记忆里密不可分。”

钛城萨保差一点失去了读完这段记忆的兴趣，幸而她的好奇心支持着她继续读下去，否则，她会漏掉最有价值的东西。

“科学家们肯定要认为我的说法没有任何参考价值，是青春期少女的梦境。那么，我在自己浅薄的知识范围内，说一点也许有参考价值的话吧。”

“众所周知，人类是语言动物。语言几乎可以说是人类社会和文化的基石。人的大脑也是一部语言机器，思维和记忆都借助语言才能实现。”

“每个人用语言堆积记忆之山的方式是各不相同的，‘有一千个观众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记忆也是如此。正是语言这个魔术师，把同样的记忆素材在不同的大脑里建筑成千姿百态的大厦。以简单的背诵诗歌为例，有人只会一字一句地死记硬背，有人先把诗变成散文再背，有人要想象诗中描述的情景、体会词句里的激情。一般的背诵尚且如此，其它记忆更是人人各异其趣。有语言才有记忆，有记忆才能思维。‘参差多态才是幸福的本源’，哲人罗素的话值得深思。大规模地、不分彼此地移植记忆，将制造出千篇一律的头脑、单一刻板的思维方式。每个人的记忆都是一本书，现在，这书都是由我们自己手写的，书的封面、字体、排版风格各不相同，里面还有自己画的插图。记忆之书是人格与个性的体现，有的严谨，有的潇洒，有的刚健，有的秀丽。我自己的记忆，是我写下的书，是我的生命的长诗，它有着独特的绚丽色彩，不容更改。”

钛城萨保想，这是有价值的想法，值得重视。一个十七岁女孩有这种头脑是难能可贵的，连我都没有想到……她关注了这段记忆的周边信息：它是一篇论文，专门为一次大型智力考核而写的。奇怪的是，在考核之前，被考人几乎不知道将用到哪些知识。就是说，这篇论文完全是在仓促间接到题目，用短短的一点时间写就的。这种能力让钛城萨保惊奇。

然而很遗憾，钛城萨保通过读取记忆得知，这篇论文没有通过专家组的审评，它得到的“分数”极低，因为它不符合标准。这可不公平，钛城萨保从来不知道，评判一篇论文除了内容丰实、表述准确明晰之外，还有什么其

它标准。尤其遗憾的是，这个女孩在得知论文落选的消息后不久就突发疾病而死了。

钛城萨保发现自己在为一个上世纪的死人鸣不平了。她摇摇头，继续读下去。

“所以，为了一个国家，或一个种族的未来考虑，千万不要在‘迅速提高人口素质’的热情驱使下，从事大规模的记忆移植，那是拔苗助长。一代人的知识水平也许迅速提高了，但他们的思维也被固定在一个模式里。因为他们移植的是同一种记忆，也就移植了同样的记忆方法，同样的运用语言的方式，同样的个性……这种代价太大了，得不偿失啊。‘记忆移植’的想法是激动人心的，但我希望科学家们三思而后行，想想它将给人类带来什么。”

钛城萨保吁出一口长气。终于读完了，她对躺在记忆移植舱里的这个女孩的躯体，产生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情感，有恐惧也有敬慕。

那女孩静静地沉睡着，除了钛城萨保，没人知道她的心中曾有过多少强烈的感情，她的头脑里曾产生怎样的思想……

扭头看看旁边那两个碳——铁奴隶，它们表情木然，没有丝毫个性。

记忆移植会使她的臣民变成这样的奴隶吗？她要仔细考虑一下。

钛城萨保最后看了一眼移植舱里的躯体。

这个一百年前死去的普通女孩，将影响钛城乃至世界的命运。

(完)

闪光的生命

—

刘洋最近一直在埋怨：干嘛不让我早一点碰到雷冰？大学五年里有的是机会嘛。偏偏是在毕业设计最紧张的时候，偏偏那一天去计算机中心，偏偏雷冰坐在机房里——她那么好看！连她的眼镜都好看！还有头发，还有衣服，还有她安安静静坐着的样子。

如果不是毕业设计，刘洋想，那我就天天泡在机房里陪她。可是现在，我只能窝在小实验室造苹果。

他在屋里慢慢地转圈，在他脚步所划的大圆圈里，有一张沙发椅，一个实验台，一台奇型怪状的仪器——叫做复制槽，摆成个三角形。实验台上放着一只又红又大的苹果，完美无缺，现在它是刘洋单相思病的唯一见证了。复制槽那边滋滋作响，正在对苹果进行全息扫描。这就是他的毕业设计课题。

刘洋眼瞪着苹果，脚下绕着圈子，心想：今儿晚上去看她，找什么借口呢？他在事先总爱一个人演习一番——但基本上不能用于实战。

我应该用含蓄的语言赞美她，同时，深情地凝望（但不可过于肉麻）。他自言自语：我就说，又漂亮、又聪明、又有个性的女孩子真是太少啦，最近我倒发现一个。她要问，那是谁？——等一下，她也许不问呢？我看她肯定不问。那我不是自讨没趣吗。我这么说，你歇一会儿，我讲个故事？不行，她不会听，就是想听也装作不爱听。那我就硬讲，把她逗笑为止。我马上夸

她：你笑容好动人！她万一不笑呢？我就是说，你板着脸的样子好动人！

是否贱了一点？

正自个儿瞎念叨，蜂鸣器响了。刘洋走到复制槽边，拉开盖子，里面有一个大红苹果：它是照原样复制的，从外到里，连滋味都是一模一样。

刘洋笑了，是那种心怀叵测的笑。他有主意了！

在温柔的夜晚，一位美少年，面带微笑（穿着最亮的皮鞋），手捧苹果，送到姑娘窗下。这是多么浪漫动人的情景！虽然雷冰的窗子在九层楼。

浪漫是要有代价的。从实验大楼到计算机楼很远，而且，计算机楼的电梯和往常一样，就是说又坏了。刘洋爬上九层，呼哧带喘。定了定神，走到那个机房门口，轻轻地推门进去。

里面当然只有雷冰一个人。

“大家好！我又来了。”刘洋装模做样地说。

雷冰心里笑了：这个人！每一次来，屋里明明只我一个，他总说“大家好”，好象所有的机器，连桌椅和地毯里的微生物，都是他朋友。雷冰聪明剔透，她知道这个男孩子，不敢面对她一个人问好，因为他心有所求，所以怕露痕迹呢。她两眼望着屏幕，也不扭头，说：“又跑来捣乱，今天不许在机子上玩游戏。”

刘洋找一把椅子坐好，问：“你的课题怎么样？”

雷冰说：“你没看见吗，乱七八糟，我头都大了。你一来，我头更大了。”

刘洋跑到她背后，说：“我会叫它小下去的。”双手虚空作发功状，念到：“小，小，小……”

雷冰吃吃地笑了，然后又正正经经地问：“你呢？你那边怎么样？”

刘洋从衣兜里掏出两个苹果，说：“你看！”

雷冰把苹果接下来，摆在桌上，仔细端详，出神地说：“真棒！一模一样！”说完懊丧地摇摇头：“你都快完成任务了，我这儿还没有摸着边儿呢。”

刘洋安慰说：“差得远呢，还没能复制动物，而且，复制的东西都不够稳定，只能存在半个小时。”

“是吗？”雷冰看着苹果，“那，过一会儿就会有一个苹果消失么？”

刘洋笑道：“对！现在你挑一个，看看是真是假？挑着哪个吃哪个啊。”

雷冰摇头笑道：“我不。”

刘洋说：“挑一个嘛，试试你的手气。”

雷冰闭眼拿了一个。

刘洋说：“现在可以吃啦，在半个小时以内，都是真苹果。”

“我不，我要看它怎样分解掉。”雷冰握着苹果说。

“那好，你拿那个，我拿这个，咱们一起等着。”

过了好一会儿，刘洋手上的苹果忽然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雷冰笑道：“我选对啦。我有第六感！”她用修长的手指握住水果刀，把它切成两半，说：“你吃大的一半。”

她很大方，刘洋拿着半个苹果，倒有点儿不知所措了。

雷冰看看他，问：“你干嘛呢？”

刘洋笑道：“我奇怪。以前，我看女孩子吃苹果，都是先用香皂洗一遍手，然后用洗涤剂洗苹果，再用洗涤剂洗水果刀，再用香皂洗手，才削皮，最后用牙齿啄着吃。可不象你这样。”

雷冰笑说：“我从小就是这么吃，习惯了。”

他们俩一起吃完苹果。雷冰说：“如果复制的东西只能存在半小时，那又有什么用？”

刘洋说：“有用啊，特别是对你们女孩子大有用处。”

雷冰问：“为什么？”

刘洋笑说：“你爱吃什么？”

“不告诉你。”

“好吧，假设你爱吃肥肉……”

雷冰抗议说：“我根本不爱吃！”

刘洋说：“行，行，假设你爱吃巧克力，可又怕胖。那好办，你买一块来，我给你复制一大堆。你可以不停嘴地吃，吃到肚子里就消失了，又不用节食，又保持苗条身材！”

雷冰笑道：“就你能想出来，你以为人家都象你一样好吃。”她看看屏幕，又说：“你帮我处理一下这些数据好不好？我手指头都发酸了。”

刘洋说：“行。”他坐在桌边，一边敲键，一边说：“千里迢迢，披星带月来送苹果，不许玩游戏，还得干活……”

“瞎唠叨……”她责备人也总是这么淡淡地。

刘洋说：“你的导师是陈教授吧？他怎么总不来。”

雷冰慢条斯理地说：“他可千万别来，他一来只有一句话：‘雷冰，进度为什么这样慢哪？’我就得特别乖地在这儿熬夜。”

刘洋笑道：“我们王教授还不如他呢！把课题留给我，自己去火星考察了。”

雷冰说：“你一说上火星 咱们学校旁边的航天实验场，总是抢我们学校的用电。

有时候夜里停电，机房里的警铃就响，我最怕那种声音了。”

刘洋笑道：“我还没见过你害怕是什么样……”

雷冰在后面说：“数据都错啦！你就会捣乱……”

二

苹果换成小白鼠，是一个月以后了。实验很有进展，但是刘洋的爱情冒险迟迟没有开端。他总是演习，总是临阵退缩。

这一回他又绕着小白鼠转圈子，自己描绘一幅与雷冰对话的情景：

首先我要把话题引到容貌方面，说一个人的相貌可以显示她的个性。然后我说：“我猜猜你的个性，好不好？”

雷冰说：“好吧。”

（万一她说“不好”呢？她多半会说“不好” 她很严肃。那么，我就硬要说。

她会无可奈何，然后转过脸去，假装不听。）

我就在她背后说道：“后脑形状也能显示个性，只不过你头发太长，盖住了。”（她的头发很顺滑。）

雷冰会自顾自地敲键盘，装作旁边根本没有我这个人似的。

我说：“先从眼睛说起吧，你的眼睛非常好看（我真敢这么说吗？），很明澈，说明有内在的生命力。你的目光喜欢低垂，说明你怕羞，但又很骄傲（我好大胆！）。鼻子高，有一点儿尖，表示自信、矜持。嘴唇薄，有个性，可是笑起来就很柔和。额头广，说明你聪明、灵透。脸型是瓜子型，柔和、秀气，表明性格文静、温和。头发柔顺光滑，是直的长发，唔……表示朴素，

不随潮流，又有一点浪漫。”

雷冰这时很斯文地、慢悠悠地说：“你净瞎说。”哎呀，我真是喜欢她这种柔和的责备口气。

这时候，雷冰不说话，显然已经被触动了。（嘻嘻。）

我抓紧机会，说（一定要很自然地，不经意地）：“好啦，我很喜欢你低头的这个样子（我敢说“喜欢”吗？）。还喜欢你掠头发的样子（豁出去了。就是喜欢，谁怕谁？）

还喜欢你笑，你生气，喜欢你这样，喜欢你那样……”

雷冰回过头来，然后……

刚刚演习到“然后”，正在臭美之际，屋里的灯突然熄灭，警铃也响起来。停电了。

刘洋赶忙把所有电闸都拉开，关掉警铃。

忽然想起：雷冰还在机房！别看她有时候凶巴巴的，其实胆量极小，一个人在那里会吓死的。刘洋摸黑找出一盏手提灯。

雷冰正安安静静地坐在桌边，桌上有一盏应急灯。看到刘洋进来，她笑道：“你来啦。”

刘洋说：“来看看你害怕是什么样子。我很失望啊。”

雷冰说：“你就是来看这个的吗？”

刘洋笑道：“对。”帮她去拉电闸。

雷冰坐在那儿，说：“那你走吧，不用你帮忙。”

刘洋一惊，回头看时，她寒着脸，正生气。

刘洋想说：你生气的样子真好看。但毕竟不敢，就坐在一边，有趣地看她。

雷冰又转了个身，没理他。刘洋就绕着她走圈子。

雷冰一笑，道：“你有病啊！”

刘洋笑说：“好了！我逗你一句，你骂我一句，咱们打个平手。”

雷冰说：“突然停电，我一慌就关机了，可能丢了好多数据。”

刘洋哄她说：“没关系，以后慢慢来。陈教授还能不让你毕业吗？反正停电干不成了，我送你回宿舍吧。”不等雷冰说话，又笑道：“快走！慢了就关门！”说完就往门口跑。

雷冰却是一点儿也不起劲，叹了口气，慢慢地站起来，走到门口，笑说：“我知道你不会锁的！”

路上，雷冰说：“刘洋，你应该去搞文艺。”

刘洋问：“为什么？”

“你性子活，而且，你爱幻想。”

刘洋奇怪地问道：“你怎么知道？”

雷冰笑说：“我比你大嘛，能看透你。记着：幻想有时候好，有时候不好。到宿舍啦，再见！”

刘洋自己穷嘀咕：一层窗户纸，轻轻一捅就破，我怎么就不敢呢？刚才雷冰生气，是因为我没说真话。其实，她那么聪明，不用我说她也懂的。可是，据说女孩子喜欢听到表白……

又想：准备好的那些话，一句也没说呀。根本就没机会说，等下次……

三

离毕业答辩的时间越来越近，现在只有一个月了。小白鼠已经换成大黄

狗，刘洋还是刘洋：演习大师。

实验已至收尾阶段，需要作的，只是延长复制体的寿命。刘洋抱着大黄狗，想着雷冰，把狗放在实验台上，按上电钮开始扫描。他已经不愿再绕圈走了，就懒懒地坐在沙发上。时间过得真快呀。他想，还有一个月，大家就要毕业了。那时候各奔东西，不知道还能否见面。他懊悔自己为什么总不敢主动一些，坦白一些。

总是想自自然然地开口，以免尴尬，可是，设想好的场面从来就没有出现。现在怎么办呢，只有一个月了。

不过，一个月还够长，三十天，七百二十个小时呢。这么多个小时里面，难道就没有一个机会？

“没有机会！”

刘洋听到一个声音说。

他吓了一跳！这声音多熟啊。

蜂鸣器响了。复制槽的盖子竟然自己掀开，跳出一个人来！而且，居然就是刘洋自己的样子！

这个人一边跳出来，一边大声说：“你等不来机会，而且你的时间也不多。”

刘洋惊呆了，片刻，他才说：“复制大黄狗，怎么会跳出一个我来？”

那人说：“你心不在焉，把狗放在沙发上，自己坐在实验台上了。”

刘洋一看，可不是，狗正趴在沙发上睡觉。然后，他又吃惊地看着复制人说：“你刚出生，就会说话！”

复制人熟练地整理着实验仪器，平静地说：“当然了，复制么，你整个都被复制了，连衣服、手表，还有所有记忆、性格。我知道你从小到大的所有事，我还知道，我只能存在半小时。”

刘洋兴奋地搓着手，说：“太奇怪了！太奇怪了！我问你几个问题行吗？”

复制人说：“快问，我时间宝贵。”

刘洋一笑，说：“我左腿的疤怎么来的？”

复制人说：“左腿，小时候爬树摔的。那一次真疼，疼哭了。”

刘洋又惊又喜，想了想，说：“刚一生，就有二十年真切的记忆，是什么感觉？”

复制人说：“非常奇妙，无法言说，好象大梦初醒。”

刘洋问：“你是和我一样的人，知道人世的快乐。你又知道自己只能感受半小时的生命，不觉得不公平？”

复制人淡淡一笑道：“不短了，因为是命里注定。我本不应该出世的，有这半小时，总比没有好。其实，你就算能活一百年，难道就很长么？”他转过身，说：“我要走了，时间宝贵。”

刘洋惊问：“你去哪儿？你不能出去！”

复制人已跑出实验室，把大门从外面反锁了。

刘洋捶门叫道：“你回来！你干什么？”

复制人在门外低声说：“谢谢你！你让我出生，又让我有自己的心！”

跑出实验大楼，门外月光朗照，夜色清明。复制人深深呼吸了一口气，对自己说：“真幸运！我出生在这么美丽的晚上。”看一看手表：还有二十分钟！

他定定神就往学校的后花园跑去，那儿有他要的东西。

一园子的玫瑰，在晚上都静静地睡着。他翻进花园，喘息着伸手在花园中立着一面木牌，上写八个字：生命短暂，请爱惜我！

他呆了一呆，一跺脚！

还有希望，学校外面有一个鲜花店，只需翻过院墙就行。

没有灯光。商店锁了门。

他又翻了回来，冲进花园，轻声说：“对不起！对不起！”

那是对玫瑰花说的。他伸手折枝，花枝上的刺扎进肉里，无暇去管，就让血流吧。

折下几枝最繁盛的，抬手看表：还有一刻钟！

他跑！向计算机楼跑，一面跑，一面用手指把花枝上的刺都掰下来。没有时间可以耽误了，一秒钟也不行，只希望电梯是好的。

电梯坏了。

还剩下十分钟！

他冲上楼梯，一阵风似的向上刮去，直到九层。

到九层，双腿都软了。他靠在墙上，喘着，使心跳平静，掏出手绢来擦了擦汗，又用手绢包好流血的手。他要最完美地去见雷冰，不让她看见一点匆忙狼狈的样子。

看表，还有七分钟！

雷冰坐在桌边，心想：刘洋又该来了。

刚刚想到他，门被推开，雷冰不用回头就知道是谁。

“你好吗？”来说。

雷冰吓了一跳。第一次没说“大家好”！她回头一看，那分明是刘洋，和往常一样，笑嘻嘻的，两只手还装模作样的背在身后。只不过，眼睛好亮，坚决地看着她，看得她有点儿心慌意乱……

“时间过得太快啦。”刘洋说话了。

雷冰抬起眼睛，问：“你的课题做不完了吗？”

刘洋说：“不是，我是说生命短暂。”他坐在对面，温柔地注视雷冰，使她又一次低下了头。

刘洋又说：“这一生，我没有时间选择，只来得及做一件事。是我最想做、最重要的一件，就是——爱你。”

雷冰的脸忽地红了。她转过身去，脸色变得苍白，一颗心怦怦乱跳！

刘洋沉默了一会儿，看她那一头长发不再颤抖了，他说：“我不代表别人，只代表我自己说：我爱你。”

雷冰忍不住一笑，小声说：“这种时候，你……你还开玩笑……”

刘洋伸出双手，扳着她的肩膀，让她转过身来，看着她的眼睛。

雷冰脸蛋红红的，她把目光低垂下去，看自己的衣服。忽然又抬起眼睛，和他的目光交汇，她的睫毛湿润而黑密。

这是超越时间之外的一瞬。

刘洋低声说：“我一生下来就喜欢你。你信吗？”

雷冰抿着嘴一笑，说：“口恩，信。”

刘洋看着她眼睛，微笑道：“你知道小海龟吗？它们一出壳就会往大海里爬。我也是！我从有感觉的一刻起，就在跑，在往你这儿跑。”

雷冰小声说：“你是说缘份。”

刘洋说：“口恩，缘份吧。一辈子这么短，可是能遇到你，真好。”他从

背后拿出一束花来，递给雷冰。

那是一束含苞欲放的玫瑰。雷冰双手接过来，抚摩着花枝，看着刘洋用白手绢缠着的手

她握着他一只手，贴在自己脸上，轻轻叹了口气。

刘洋抚摩着她的头发，说：“我应该给你更多一些。带你去外面看月亮，带你去美丽的地方玩儿，去吃你喜欢的巧克力，应该给你种很多很多花，修一个花园……应该让你一生都快乐，让你一生安宁。可是，我不知道”

雷冰闭着眼睛，低声道：“我们以后有很多时间啊……”

刘洋叹息一声，微微一笑，问：“你高兴吗？”

雷冰睁开眼睛，笑说：“口恩。”

“我也是。”刘洋忽然紧紧握着她的手，说：“你再把眼睛闭上，好么？”

雷冰把眼睛阖起，睫毛微微颤抖。

刘洋慢慢凑近去，用嘴唇在她的唇上轻轻一碰。

雷冰没有动。刘洋闭了眼，笑道：“轮到你啦。”雷冰伏在他肩上，翘唇一吻。

刘洋叹息说：“真好！我一生都快活，可是这一秒钟最好。”他猛然微微一惊，看一下手表：“要走啦！”

雷冰惊问：“你去哪儿？”

刘洋离开她几步，回过身来，对她微笑着，柔声说：“你别怕！”

然后，他就无声无息地消失在空气里。

最后的声音，似乎还留在空屋中，慢慢，慢慢地消融。

四

“如果我只有半小时生命，我也会象他那样。”刘洋说，“其实……他说的，就是我想说的话。我们是同一个人啊。”

雷冰说：“不是！他不是替你来说话的，他也不是你的复制品。他就是他自己！”

刘洋抱着头，低声说：“本来，我才是真的！他根本不应该来！他什么也不是——没有名字，没有生命，没有心……他是我偶然造出来的！”

雷冰说：“他有生命！他是活着的！他不属于你……”她呆了一会儿，又自言自语似地说：“虽然只有半个小时……”

刘洋黯然道：“你以后的日子还长，可是他已经消失了，什么也没留下。”

雷冰道：“玫瑰花还在……”她忽然热泪盈眶！看见玫瑰花，她想到：那个人消失了，永远。他从生到死只有三十分钟，他就用这三十分钟，用他整整一生，让我快乐……

刘洋转头看去。在花瓶里，昨夜的玫瑰花沐浴着阳光，已经盛开。

他心里在想：“一百年真的很长吗？”

毒蛇

作者：柳文扬

柳文扬，中国最优秀的科幻作者之一。已在科幻世界发表众多作品。近年作品中以《断章——漫游杀手》最受广大科幻迷喜爱。

本文未发表。

老头子在清晨起床，喝了第一杯咖啡，完全清醒之后，独自咕哝着，坐在沙发上闭起眼睛，用后脑的个人接口接通中心电脑，打算与实验站上的庞贝作每日例行的联系。

庞贝没有回应。

老头子闭起双眼后，感觉自己已经由家中瞬间到了同步轨道站里——当然这是中心电脑虚拟的环境，而不是离地球三十八万公里远的真正轨道实验站。

舱室空间狭小，失重的感觉逼真。老头子像个气球一样飘了起来，他慌忙划动几下胳膊，抖抖脚，立刻换上一双底面带搭钩的工作鞋。他觉得自己像只老螃蟹，四肢并用爬下墙壁，双脚终于粘住了地面。总是记不住，他咕哝着。

庞贝没有赶来与他会面。别急，他想，信号由地面发往空间站，再发回来，要有好几秒钟的时间，而且庞贝也许正忙着早起洗漱。

三分钟后，老头子开始不安了。他穿着搭钩鞋的脚笨拙地在地板上迈动，飘飘摇摇地踱着步。

舱内十分窄小，贴壁固定着工作设备、食品柜、卧具、拉出式浴箱，还有那一排装着实验动物的容器。那些动物在失重状态下显得局促不安。

苍蝇、蜘蛛、小蜥蜴都养在小型玻璃罐里，笼中有一只黑猫，一个大玻璃缸中是那条爪哇眼镜蛇，它正盘在缸内固定的横杆上。在动物名单里加入黑猫和毒蛇是老头子的意见，据说这体现了他独特的美学观。实验人员也都不反对。

窗外，遥远的蔚蓝色的地球悬在太空，孤独而宁静。老头子肥胖的脸上渗出了汗水，汗水并不往下流，而是汇聚成几个大滴在他脸上滚动。

他退出了中心电脑，回到自己家的客厅。

老头子的家在城市东南角六十八层，而宇航中心在西南角，一百二十二层。他乘电梯和隔离自行车道赶往办公处。这是早上七点，自行车道上人很少，他后悔出来之前为什么没喝第二杯咖啡。三十分钟后，他到了宇航中心，用密码登记卡通过了三道大门，走到中心内部电梯门口，按下电钮。

“对不起，我出了点小故障。”电梯说，作为一台通用机电装置，那说话腔调好像油滑了点，“请用二号电梯吧，它是我兄弟。”

老头子迈着笨重的步子尽快往二号电梯走去。他背后又传来那个人工合成的声音：“给我兄弟带个好！”

二号同样饶舌：“你去哪儿？”

“六层。”老头子心不在焉地说。

“哪个处？”电梯刨根问底。

“实验处。”

“噢！那你应该坐一号上去。坐我的话，你出了门还得穿过六层的生态花园。”

“一号坏了。”

“噢！可怜的哥哥。他就是不如我这么经用。”

电梯说得没错。老头子气喘吁吁地穿过生态花园，在横贯花园的小溪尽头，一个人工瀑布哗哗作响。老头子尽力一跳，跳过一米多宽的小溪，掏出手绢擦擦汗，走向实验处。

秘书处对他的来到表示惊讶——这位元老平常都是在家办公的，很少出现在这里。

老头子说：“咖啡！”头也不回地拉开办公室的门，把熊一样的身躯挤了进去。

个人接口技术投入使用之后，老式的可视电话渐渐被淘汰，可是办公室里仍有一部备用的。

老头子坐在电话机前，接过秘书递来的咖啡，一边吸饮一边拨通轨道实验站的号码。

没有人接电话，屏幕上是一片白点，“嘟嘟”声单调地响着。

庞贝肯定出事了。

必须找个人去轨道实验站看看，把那儿的工作接替下来。

在实际操作人员奇缺的今天，老头子手下却掌握着三名宇航员，这是对实验处的破格优待。现在无论怎么往好处设想，他都认为自己只有两个宇航员了，而这两人都在度蜜月。

他准备叫斯基上去，从各方面说他都是最棒的。尤其是在新婚燕尔的甜蜜日子里，这个敬业的小伙子还每天与上司保持联系，谈几句工作，也谈蜜月生活。这是非常难得的。

斯基在呼叫，好像早了点儿。老头子闭起眼睛，来到他们约好会面的那个咖啡馆。

屋里很暖和。

斯基，身高一米九三的斯拉夫小伙子，已经坐在一张桌边等待。他穿着敞开的滑雪衫，一脸幸福的表情，这是个单纯、热情的年轻人。

“看那儿！”老头子坐定后，斯基指着窗外白雪覆盖的阿尔卑斯山兴奋地说：“昨天我们就在那面坡上滑雪。”

“格蕾蒂很高兴吧？”

“她乐得像个小孩子！她从来没滑过雪。”

“我知道她是在印度那片热土上长大的。”老头子说。

片刻沉默。老头子触及了一个敏感话题：印度以及中国西南部，都是“反现代主义者”的天堂。在那儿，许多拒绝使用个人接口的人住在低矮的花园别墅里。他们受不了“蜂巢一般的”现代化都市，而宁愿忍受变化无常的天然气候带来的种种不便。他们给人口普查和税收造成不小的麻烦。

“格蕾蒂不是反现代派。”斯基低声说。

“我知道。知道。”老头子了解，几个月前，在一次航天系统晚会上，这个年轻宇航员与作过太空船医生的格蕾蒂一见钟情。他们把这事瞒了好久，到结婚前才透露。双方都没有亲属，老头子作了证婚人。他喜欢斯基就像喜欢自己的儿子。婚礼简朴但喜气盎然。这是几天前的事。

“谈谈工作进展吧。”斯基及时

换了话题，“庞贝干得怎么样？”

老头子沉吟着，考虑怎么把这件事告诉他，最后决定还是开门见山：“今天早晨我呼叫了他，他没回应。”

“哦。”斯基的神情庄重起来。

“我到了办公室，往实验站打电话，也没有人接。”

“出事了。”斯基若有所思地说。

老头子为难地说：“我想，应该有人上去看看。可是，你和那个中国人

又都在度蜜月……”

“我去吧。”斯基截住了他的话。

老头子不由得露出一丝感激的神色，但还是说：“如果你不方便，我就让中国人去。”

斯基很快地说：“他也是新婚，据说他非常爱他妻子。不，他不会答应，而且按顺序庞贝后面本来就是我。”他眨眨眼，好像是说我知道你的难处，别担心，我不会有事。

好小伙子，老头子想。他知道“中国人”不好调遣，向来不爱做份外的工作。老头子不想去碰钉子。

“还有，”老头子问，“你觉得会是庞贝有意不回应吗？”

“为什么？”斯基说，“他不会那么做。”他在维护庞贝，因为庞贝是他自己提议从中国西昌航天基地调来的。庞贝与格蕾蒂是高中同学——仅仅在中心电脑的虚拟教学环境里一起上过课。

不管怎么说，老头子一旦有点怀疑庞贝，就把从前的事儿都记起来了。庞贝在原来的单位受排挤，人们说他的为人不大好，似乎是有点好饮好赌。实验处新建了轨道站后，缺少人手，斯基主张向西昌基地借调一位优秀宇航员——就是庞贝。老头子还记得那个负责人当时的古怪表情和回答：“撇开别的不谈，如果你仅仅要找个好宇航员的话，他就是。”

——为什么说“仅仅”？“撇开”了什么不谈呢？

“别想得太多，”斯基安慰他，“我去瞧瞧就全清楚了。”

“你要小心，我有种奇怪的预感。”

“什么预感，”斯基装个怪脸，“是不是预感格蕾蒂会在以后几天把你耳朵吵聋？”他站起了身，“好，我开自己的空天飞机去。现在你那儿是几点？早上八点。大概两个半小时后，再跟你联系。”

二

斯基的私人小型空天飞机要用两个半小时才能飞到空间站。在这段漫长的等待中，老头子一直害怕会接到格蕾蒂的呼叫，质问他为什么把她的丈夫从新婚蜜月里硬拖出去。

然而没有，斯基一定好好地劝慰了她一番。

约定的时间又往后拖了十分钟左右，斯基才呼叫了。老头子听见他的声音直接在耳边说：“嗨，头儿，请你来一下。到虚拟空间站，我等你。”

他没说出了什么事，但从那语气中可以知道，麻烦不小。老头子嘟囔了一句，闭上双眼，接收从中心电脑传来的数据流，顺着它一直进入空间站，或者说，中心电脑使他有了身处空间站的完全仿真感觉。

这一次他没忘了换好鞋子。斯基正站在舱中，老头子一见他就问：“怎么了？”

斯基仍然站着不动，过了几秒钟，才说：“庞贝死了。”

老头子没有为斯基的反应迟缓而惊奇，要知道他本人是在三十八万公里之外，他是惊讶于事情发生的突然性。

“昨天我们联系时，他还好好的，说是一切正常。你看，是什么病？”

几秒钟后，斯基说：“不，不是病。毒蛇咬死了他。”他一面说一面动了起来，用手在空中勾画着轮廓。于是庞贝的尸体出现在舱室内，直立着，鞋底的搭钩使他没有飘浮起来，瘦长的尸体微微晃荡，两只胳膊像在水中一样浮着。斯基继续说：“他右手外缘有蛇咬的伤口，你看，在这儿。他可能在

给眼镜蛇喂食的时候，不小心让蛇从缸里窜出来咬着了。”

老头子说：“他肯定吓瘫了，那里有治疗毒蛇和蜘蛛咬伤的药。”

“他也许挣扎过，”斯基说，“玻璃缸的盖子撞破了。我进来时，他的尸体就这么站着，眼镜蛇盘住了他的脖子。”他一边说一边从贴壁的缸中抓出那条虚拟毒蛇，像套绞索一样缠在自己的脖子上。

“天哪。”老头子小声说。

斯基说：“在失重环境里，蛇会本能地盘紧它能盘住的任何东西，不论是脖子、手腕还是大腿。”说完，他伸出一只手，像擦黑板一样把庞贝的尸体几下抹掉了——两个人都不愿意看到那副样子。

老头子没说话，在考虑什么事。斯基也没再吱声，在等他。

“庞贝没有亲属吧？”老头子终于开口了。

“没有。”斯基说，“你看怎么处理……他的遗体？”没有等到回答，他又说，“我可以把他带回去。”

没人愿意和尸体挤在一架小飞机里飞两个半钟头，老头子想，而且，那尸体送回来后，将引来一系列麻烦事，要分出人手去举行葬礼，申请一块墓地，会有人想看一看在太空中被蛇咬死的人，还有讨厌的新闻媒介的渲染报道……那会使他心力交瘁的。

他缓缓地说：“按惯例吧。”

惯例就是，在太空中因事故死去的宇航员，如无亲属，可以进行“天葬”。

“庞贝不会怪我们的。”斯基安慰他，“天葬是宇航员的荣耀，就像水手的海葬一样。”

不是什么荣耀，是迫不得已。老头子对自己说，这也是个感情问题，庞贝毕竟只在他手下干了几个月，谈不上什么友谊，所以他不用为此难过。要是换了个人，如果是斯基……

他晃了晃脑袋，觉得不应该这么想，这不吉利。

斯基说：“那么我就去了，呆会儿见。”

老头子说：“把他的个人接口取下来，以后保存在档案馆里作纪念。”

斯基消失了。这会儿他定是忙着把庞贝的尸体装进一条密封袋里，把它搬上空天飞机，离开实验站，让飞机朝着背向太阳的方向加速到足够快，然后把装尸体的袋子推出去，让它飞向宇宙深处——随便哪儿。也许撞在木星上，也许失陷在小行星带里，更大的可能性是飞出太阳系，成为一个最孤独最沉默的旅行者。干完这些之后，斯基会回到太空站。

过了一阵子，斯基又出现在老头子面前。“我处理好了。”他说，“那条蛇放回了缸里，盖子我修补了一下。”

老头子说：“你要加倍小心。现在我后悔了，不该在那种地方养那种东西。”

“我会小心的。你不用责怪自己，这是意外事故。”

“每小时和我联系一次好吗？”老头子虽然觉得这很可笑，还是这样说。

“好吧。”

退回办公室里，老头子又向秘书要了一杯咖啡，一边喝一边用手绢抹着汗，拟写一份职员因事故死亡的报告。

斯基确实每小时都和他联系了。中午，他们还到巴黎的一家饭馆共享了一顿美餐，然后各自退回去填他们自己在现实中的辘辘饥肠——老头子是在他的办公室吃完快餐的，而斯基在实验站里吃他的贮藏食品。

老头子下班回家后，一直到晚上睡觉前，两个人还是定时联系。午夜十二点互道晚安时，老头子提醒斯基睡觉要警醒些。

上床后，老头子睡不着。他设身处地，想象斯基一个人在那寂静的密封舱里，身边都是些毒虫；所有的亲人朋友都在三十八万公里之外，而并不厚的舱壁外，就是冰冷、黑暗、致命的太空。一个人在这种地方怎么能入睡呢，特别是这小小的舱室刚刚容纳过一具尸体。

后来，他居然睡着了。睡得并不好，一直作梦。他在梦里有失重的感觉，和一种潜伏着的愧疚抑或罪恶感。他看到斯基正在熟睡——钩在舱壁上的睡袋裹住了他，猫、蜥蜴、蜘蛛和苍蝇像人一样注视着斯基的身体。然而蛇不在了，缸子是空的。他怀着一种灾难性的预感，四处寻找着蛇，或者不如说等待蛇的出现。心中有个声音说：“我的心脏受不了，别等了，快一点，快……”突然，所有动物的目光都转向窗口。窗外，蔚蓝色的地球不见了，被一个巨大的阴影遮住，紧接着，窗玻璃外面就贴上了一个大东西，暗绿色，闪着阴冷光泽的许多鳞片滑过去。他知道了，这是蛇。真粗啊，他想，它长得太大了，把整个太空舱从外面缠住了——它要缠住能碰到的一切东西，不管是什么。使他奇怪的是自己并不激动。窗子破了，硕大的蛇头硬挤进来，张开巨口咬住了斯基。斯基没有醒。等一下，那是庞贝！庞贝骑在蛇头上，对他狞笑着说：“这一切都是因为你！”斯基终于睁开眼睛，说：“别责怪自己，这是意外事故。”

老头子猛地从床上坐起来，喘着粗气，对自己说：“是梦，是梦。”但他仍然很害怕。他说：“灯！”床头的灯亮了，在灯光下，他渐渐找回了自我。看一看钟，凌晨两点半。

应该再提醒斯基一下，对，提醒他千万小心。

他闭眼呼叫斯基，一直呼叫着。

又没有回应！

他用袖子抹着额头的汗水，心想，就是现在，立刻！必须有人上去看一下。只有中国人了，按顺序也该是他了。

三

中午，吴维被耳边的呼声吵醒了。这是他在蜜月中第一次听到老头子的声音。

他应答了一句，看看身边仍在熟睡的妻子，又闭了眼睛，进入虚拟洗手间，一边穿衣服一边想，现在的西半球应该是半夜，会有什么事让老头子如此方寸大乱呢。

穿戴停当，推开洗手间的门，瞬间转换到宇航中心实验处办公室。老头子已经等在那儿了。

“你动作慢了。”他说。“我在夏威夷。”吴维撒了谎。他不想让人家知道，自己正和妻子住在中国一座“反现代派”的小别墅里，品味牧歌式的新婚生活。

老头子说：“你一度假就完全忘记了工作。”

“这是蜜月呀。”

“斯基也度蜜月，可他天天和我联系。”老头子提起斯基，有些难过。

吴维难以置信地挑了挑眉毛：

“你说每天？”

老头子摆了一下手：“不提这些了！直接说吧，先是庞贝在实验舱里被

蛇咬死，而现在斯基又不回应我的呼叫，存亡未卜。”

吴维看着上司的眼睛，慢慢坐下。“是吗？”他审视着老头子的表情说，“你能不能仔细讲讲？”

十分钟后他就了解了一切情况，但是仍然很难相信那是真的。

老头子盯着他：“我想，该有人上去看看。”

吴维笑了笑：“只有我去了。就像你说的那样，轮也轮到我了。”

老头子说：“我还要对你说这句话：加倍小心。”

“嗯。”

“现在需要我做什么吗？”

吴维想了想才说：“我知道你那里正是半夜，可是我希望两个半小时以后，你在办公室等着——真正的办公室。”“行。”

“那我就去和老婆吻别了。”

吴维回到卧室，仍躺在床上。他摇摇旁边的人：“喂，新娘子，起床了。”

新娘子翻个身，没睁眼。

吴维自己穿着衣服说：“我得下地干活儿了，庄稼要浇水。你起来以后记着喂鸡，再给牛割点儿草。”

他老婆睁开眼睛看着他。

吴维张开两手说：“怎么样？你的老公好幽默！”

她笑了：“你要去哪儿？”

吴维在床边坐下，抚弄着她的头发，好一会儿没说话。

“他们又叫你去了，我知道。”

“有一点急事，非我不可。事情很严重，只有你老公能解决。”

“是危险的事吗？”

吴维咂着嘴说：“好像是那个太阳一会儿亮一会儿不亮，叫我去修修。”

他这么说话的时候，就意味着无论如何也不会吐露真情了。

“我懂了，是危险的事。我也不能拦着你，你小心吧。”

吴维俯身和她拥抱：“你更要小心，我不在的时候，可别让人家拐走了。”心里知道自己一出门她就会哭，可是没法子。他又说：“我走以后，可能不再和你联系了。你一个人害怕的话，就让邻居过来陪你，或者叫你妈妈坐飞机到这儿来。”

“我不怕，你早点儿回来。”

把门锁好，吴维跟正在草坪上晒衣服的邻居老太太打了个招呼。然后开起自己的电力悬浮车，一边想着事情，一边吃着从家里带出来的简单的早餐，到了不远处小山谷里的机场。

他把车停好，让管理员打开机库。他找到自己的小型空天飞机，跳进座舱，检查一下燃料是否充足。他在舱内穿好宇航服，把头盔放在座椅旁边，给管理员打个手势，管理员冲他点点头。

他关紧座舱盖。飞机悬浮起来，滑出机库，飘然上升。

小山谷和山坡阳面的住宅区转眼就不见了。飞机进入同温层后，他打开冲压发动机开始环绕地球加速。

飞机很快进入地球背面的暗夜，速度越来越快，离心效应正把它甩出大气层。吴维看着座舱外的宝蓝色夜空，星星们被一层淡淡的白雾遮盖着，随着大气密度的降低而越发清晰了。

这时，冲压发动机由于不能正常工作而自动停转。吴维启动了核子火箭

发动机，在连续的轻微爆炸声中，他的身子深深陷进座椅里。飞机进入真空了。

他让飞机自动导航。调整姿态火箭喷出几股高速气流，飞机对准了太空站的方向。

他看到仪表显示速度已达额定值，就关闭了核子火箭发动机，开始惯性飞行。

在航程中，吴维开始认真考虑那件事。理论上说，玻璃缸里的眼镜蛇窜出来咬伤了喂它的人，这个可能性很小。整套实验设备是老头子组织人马精心设计的，非常保险。

庞贝是他们三个中最不易出意外的人，如果说粗心大意，那斯基最粗心。这也是比较而言，他毕竟是个宇航员，受过严格训练。现在这两个人连续出事，真是不可思议。他想到老头子说的“按顺序也轮到你了”，心里有一种迷信般的不祥预感。

顺序是庞贝、斯基、吴维，三个人循环换班，每人在站上住一个月，然后一个月假期，一个月训练。

他记得庞贝来替换自己时的情景。那只不过是在一个星期前，自己等着下岗，准备一到地面就结婚。庞贝在无线电对讲机里说：“伙计！换班儿了。把你的飞机从舱口挪开，我一会就到。”他整理好东西后，顺便向庞贝交代了几句工作情况，然后从实验舱口钻进自己的飞机里，关紧舱盖，脱离了太空站。

他能看见一架飞机缓缓靠近，是斯基的“银色飞镖”。像上次一样，又是斯基送庞贝上站，他俩关系不错。吴维听说过，庞贝爱赌，赌得很凶，以至于输掉了他自己那架昂贵的空天飞机，但不知输给了谁。两机交错时，庞贝和斯基贴在窗口向他招手示意，斯基在对讲机里说：“嗨！吴，我不参加你的婚礼了。我昨天刚结婚，回去以后马上就去旅行。”吴维有礼貌地说：“恭喜你。希望你们白头到老。”他与斯基交往并不密切，就像他跟所有外国同事的交情一样。

银白色飞机平稳地转动着，座舱与实验站的舱口实现对接。吴维这才驾机返航。

接着就是婚礼和蜜月。一个星期的时间很快过去了，现在回忆起来，这个星期又仿佛很长，容纳了很多的事情……

“目标，前方三千六百公里。”自动导航仪提醒道。

“减速。”吴维说。

太空实验站不是很容易能用肉眼看到的，在靠得相当近时，吴维才从深邃的宇宙背景中把它分辨出来。它看上去体积很大，其实大部分是合金架固定的太阳能电池板，以及水、空气循环装置，核心部分的实验舱直径只有六米。在它下部紧贴着一个银色的东西，那是斯基的空天飞机，与实验站对接在一起。

核子火箭最后呼出一口气，熄火了。调速姿态火箭把飞机稳稳地送到斯基的银色飞机后面，一只带抓钩的机械臂从机身侧腹伸出，夹住那架飞机的机翼，然后，两架飞机慢慢靠近，货舱口的搭扣把它们连结在一起。

吴维感觉到一下轻微的震动，飞机停稳了。

空间很黑暗，但又有无限透明的深度。他处在地球的阴影里，一线曙光刚刚把远处的地球勾勒成月牙状。为了保险，他戴好头盔，打开宇航服上的

氧气阀，从座舱与货舱之间的小门爬过去，又通过对接处钻入斯基的飞机货舱，里面是空的。他爬行到前端，又推开一道小门，进入座舱。他关上小门，先休息一会儿。

空天飞机就是用座舱根部边缘与实验站入口对接的。舱盖关闭，就把站内与站外隔离开来。

吴维打开座舱盖，入口就在上方，没有灯光。他谨慎地检验了空气成分，无异常，这才脱下头盔，叫道：“斯基！你在吗？”

没听到回答，他抓住梯子慢慢爬上去，用脚关了飞机舱盖，把头探出通道口。舱内漆黑一片，只依稀看到半空浮着一件横放的、长长的白东西，轮廓像人。他命令舱内照明系统全部开启。

最初，他不大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直到他整个人进了舱内，在明亮的灯光下看清斯基那死灰色的脸，和那双微微张开露出已涣散的瞳孔的眼睛，才确信他真的死了。

他是在睡觉时死去的，钩在舱壁上的睡袋裹住了他的身体。那条眼镜蛇缠在他脖子上，吐着黑色的舌信。

四

“这很正常，”吴维对自己说，“在失重环境里蛇会拼命盘住它碰到的每一件东西。”但那闪动的蛇信和冷漠的眼睛仍然使他心惊。两条人命！他真怀疑这条蛇是受过杀人训练的。

斯基横起的躯体异常魁伟，脸部略显浮肿，嘴唇微张，构成一个奇怪的笑容。不知道蛇咬了他哪个部位，得把蛇拿下来。吴维抬眼看看固定的玻璃缸，盖子破成两半，只用胶带贴住破缝，正因为这样才关不紧，蛇把半边盖子顶开了一点空隙。吴维小心地绕开那条蛇，看着它，把手伸向玻璃盖。

突然一声叫唤把他吓出了冷汗，过了片刻才明白那是猫叫。笼里关了一只巴尔蒂斯油画中才有的阴险的黑猫。他冲猫一咧嘴，把玻璃缸盖子打开。

现在抓蛇。顾不得是否滑稽，吴维把头盔戴上，他的全身都保护得严严实实的了。

他控制着失重的身体，在离蛇一米之外探过身去，左手抬起来逗那条蛇。

蛇随着他的手，晃动着头，发出轻轻的“呼呼”声，颈部膨胀起来。要一下子抓住蛇头下面，他想，手疾眼快，不然就完蛋。他后悔为什么没多看几本“耍蛇秘诀”之类的书，以至于现在不是他逗蛇，倒好像是蛇在逗他——他盯着蛇那有规律的晃动，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紧张得仿佛被蛇施了催眠术一样。

笼中的猫又叫起来，声音长而凄厉。吴维眼睛的余光可以瞥见它四爪叉开抓着笼子，向这边看。他说：“叫什么？呆会跟你算帐。”眼镜蛇就在这时候窜了起来，但动作失准，因为它不适应这儿的无重力环境，蛇头直向上方飘去。吴维右手挥过去抓住它的脖子，左手就势打了它一个“耳光”，在那种情势下，这是绝对有必要打的。蛇晕头转向地被塞进了玻璃缸，立刻本能地盘住横杆。吴维把盖子盖紧，又用胶带交叉固定，贴了十几道，这才摘下头盔。

小猫一直在凄声长叫。吴维不予理会，俯身查看斯基的尸体。不出他所料，伤口在后颈部，蛇牙留下的小孔颜色发暗。可怕的家伙，连续杀死两人，丛林中的野性真是一点也没减弱。

这时他想，猫不停地叫也许是因为饿了。他从笼子底下的小抽屉里拿出

猫食，取了一点送进笼中。猫不叫了，贪婪地吃起来。

“可惜你不会说话。”吴维用探究的目光看着猫说，“你看见了事情是怎么发生的，从头到尾，你什么都知道。”后者只匆匆抬头看了他一眼，就又忙着去吃饭了。

吴维依次喂了蜥蜴、蜘蛛和苍蝇，回来站在正洗着脸的猫面前，说：“怎么样？告诉我吧。”猫又叫起来。

老头子开始呼叫他了，脉冲信号从地球上的中心电脑发送到实验站外部的天线上，又转到他后脑的个人接口里。

在这个地方我可不想用它。吴维想，进入中心电脑等于把我睡眠中的身体交给那条蛇。

他用可视电话，拨打着老头子办公室的号码。几秒钟后，老头子的脸出现在屏幕上：“怎么回事？”

吴维说：“斯基死了。我想用电话联系，好吗？”

“当然。”老头子黯然道，“真的发生了……”他往前凑了一点，“是不是蛇咬死的？”

吴维愣了一下：“为什么这么问？你怎么知道？”

老头子摆了摆手：“庞贝就是这么死的。而且，昨天夜里……”

“昨天夜里怎么了？”

“不提那个，无关紧要。”老头子说，“一个梦或者一种预感，我并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这么说斯基也是被毒蛇咬死的吗？”

吴维说：“有蛇咬的伤口，但是还不知道他的真正死因，要验尸。我想把斯基带回去。”

“你的意思……”老头子惊道，“蛇咬了他，可他并不是因为这个……”

“我也不知道。两个人相继被蛇咬死也太巧了，应该仔细调查。”

“小心哪！你在暗示，”老头子有点羞恼地说，“这件事的背后可能是谋杀？在我的实验站上！”

“我没那么说。”

老头子仍不放松：“离地球三十八万公里外发生谋杀！可那实验舱里只有斯基一个人，任何物体飞近，他都会听到雷达系统的报告！”

“舱里不一定只有斯基一个人。而且，要谋杀他也不一定要飞近太空站。”

“不用飞近？”老头子睁大眼睛，模样有点可怜。

“只不过这么说一说。”吴维说，“等验尸以后再慢慢考虑这些吧。现在请你把中心电脑里的轨道实验站结构图像传送给我，我想检查一下。”

“好吧。”老头子说。

吴维环视着四周。从中心电脑送来的图像资料，变成神经脉冲直接输入他大脑的视觉中枢，与视网膜接收的图像叠加起来，于是他目光所及的舱壁都变得透明了，一切结构清晰可辨。他在检查，舱壁结构中有没有什么可以藏东西，确切地说可以藏人的空隙。

较大的空隙只有衣橱和食品柜。他打开衣橱，这是一个小密封舱，里面有备用宇航服和氧气罐。如果实验舱有了裂缝，或者由于任何原因使空气外泄，工作人员可以躲进衣橱，支持到救援人员赶来。这儿只能容纳一个直立的人。

吴维看过衣橱，似乎很满意。他又拉开食品柜，里面的食品几乎是满的。这还是庞贝来接班时补充进去的存货。

“看到什么了？”老头子关切地问。

吴维坦率地答道：“什么也没发现，我还是寄希望于验尸。”

“你马上回来吗？”

“不，我在这儿呆一阵再看看，你不要泄露这件事。”

“我倒希望永远没人知道此事。”老头子忧心地说。

“那不可能。”吴维说，“早晚大家都会知道，只是现在还得保密。”

老头子很为难地说：“格蕾蒂……现在是斯基的遗孀了，也不让她知道吗？”

“噢，那不一样。最好是你告诉她吧。”

“难办的事儿都推给我了。”老头子胖胖的脸颊松垂着，“你叫我怎么说呢？”

吴维也很为难，他搔搔头说：“就说意外死亡呗，殉职，英雄，这些都加进去。说是蛇咬的。告诉她，不久就能看到斯基的遗体了。想必她要看的。”他同情斯基，因为自己也是刚刚结婚。

“我自己会注意措辞。”老头子发现这个下属似乎在命令自己了，就生硬地说。

“那么，暂时没有请你帮忙的事了。”吴维要关掉电话。

老头子忙说：“注意安全！必要的话，你每小时和我联系一次怎么样？”

“我看不必了，到中午再说吧。”

老头子想了想说：“你要在那儿把整个事情弄清楚吗？你一个人？如果抽得出人手，我就会再派个人去。”

“人多不一定有用，很多事情要用这个的。”吴维指指自己的脑袋，“好，中午见。”

老头子心情似乎缓和了些，说：“好吧，中午见。我们一起去一家巴黎饭馆吃午餐怎么样？红油焖野兔，水果鸭，我付帐。”

“我在站上不想用个人接口，你自己去吧。”

老头子耸耸肩膀：“那算啦，我请格蕾蒂，也许这能让她好受点儿。对了，你记住把斯基的个人接口板取下来，以后要送进档案馆。”

关闭了电话，吴维脱下手套，把斯基的尸体翻动了一下，后脑向上。拨开头发，就看到枕骨下方那片人为角化皮肤上的细小拉链，把它拉开，指甲大的黑色接口板露了出来。他用两个手指轻轻地把它从头骨上的插座中拔下来。这种设计便于修理，他想。

吴维小心地把拉链拉好，拿着斯基的接口板，打开工作设备抽屉，发现那里面已经有一个小瓶装了一块板，应该是庞贝的那块。他把斯基的接口板放进去，塞紧瓶口。忽然，他似乎极有兴味地摇晃起瓶子来，着迷般地看两块板，足有两分钟。

还有很多事情要仔细考虑，他想着，把瓶子放回抽屉里。斯基的尸体一定得搬走，它横在这儿影响思路。吴维把斯基的头整个推进大睡袋里，封了口，把睡袋从壁上取下，拖着它从出口爬进飞机，把它塞进货舱，再爬回来。这花了他十五分钟的时间。一边干，吴维一边想，难怪老头子要紧张，这个实验的计划是他拟定的，他有个雄心勃勃的规划，要用这座同步轨道站做许多事情，远远不止“考察动物在外太空的各种反应”。这仅仅只是开头，而这项事业刚开头就被迫中断了。不管是意外事故，还是谋杀，都对实验站的未来不利，所以，他认为老头子是最不希望此事发生的了，可以把他从怀疑

名单里排除出去。

回到实验舱，吴维突然关掉了所有的灯。舱内并不十分黑暗，因为已经有几线阳光从窗口斜射进来。他用鞋底的搭钩钩住墙壁，平躺下去，说：“动物兄弟们，我睡了。”

我要躺着想想，昨天晚上斯基这样睡的时候，舱里发生了什么事。”

他习惯躺着想事情，但在太空中无论什么姿势都一样。他看着玻璃缸里微微闪亮的蛇，无疑，认为这条蛇受过杀人训练的想法十分荒唐。但是，他又记起另一种传说，即“远距离控制”的说法。有些人可以在非常遥远的距离之外控制人和动物，那种控制往往是在潜意识深度中进行的。不过这只是传说，所谓的现代迷信。

他闭上眼，确实需要休息一会儿了，没睡够就被叫醒，又飞了这么远的路，刚才和老头子通话以后就开始感到疲倦。他飘在空中，想起了家里的妻子，一阵舒适的倦意像温水一样漫开……

他一定睡着了一会儿，某种强烈的危机感使他惊醒，有件事还没有做，怎么能睡着呢。非常重要的事，他下了墙壁，看看四周，从工具抽屉里找出蛇伤药，放进宇航服口袋里，又躺平了。奇怪的是，这一次他清醒异常，倦意一扫而空。

刚才的瞬间，肯定有个什么念头在他脑子里一闪。要好好想想，跟蛇药有关吗？

在动物们各式各样的目光注视下，吴维频频拍着额头，一边在嘴里念叨着什么，一边数着舱内的东西。

突然，吴维又下了墙壁，来到食品柜前，把它打开，一件一件地把里面的食物包都拿出来，然后又放进去。做完这件事，他神色兴奋，自言自语：“这就奇怪了，这就奇怪了。这么多怪事儿……”

他在舱内走着，在地板上、墙壁上、天花板上，到处走，显得心事重重，又有点高兴。

最后，他站在蛇缸旁边。蛇一看到他就开始蠕动，盘紧了长长的身子。

吴维指指它说：“我闭会儿眼，你可别干傻事儿。”他果然走到一边去闭起了双眼，自语道：“我得去一趟中国西昌……”

五

上午九点半，吴维就出现在老头子的办公室。他坐在椅子上，一边擦着湿淋淋的皮鞋，一边像是自言自语：“生态花园是谁设计的？那个瀑布太让人倒胃口了。”

老头子没回答，急切地问：“斯基的遗体送去检查了吗？”

“送去了，就在这一层。他们说一会儿给结果。”吴维忽又说，“那个电梯可真是多嘴多舌。上来的时候，我们互相讲了点儿经历——它也是有经历的呢！”

“是工程部的小伙子们安装的程序，”老头子说，“他们都是些二百五。”

“是啊，人让它说什么，他就说什么。比方说，我让它给每个从一楼上六楼的乘客都讲一个故事，它也肯定会讲。”

老头子正品味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传真机响起来，验尸报告送过来了。他从传真机上取下一张单子，看了一会儿，说：“是被蛇咬死的。”把报告递给桌子对面的吴维。

吴维接过单子却不看，说：“当然。如果不是，那就会乱套了。一定是

蛇毒致死才对。”他又转向老头子，“你已经请格蕾蒂过来了吗？”

“嗯。”老头子看看表，“她也许就快到了。”

两个人走出办公室，乘电梯下到一层，坐在大厅的长沙发椅里面。

“你刚才那句话是什么意思？你说，如果不是蛇毒致死就不对了。”

吴维说：“是啊。在那儿有一条毒蛇，人要想死在那儿，如果不是被蛇咬死的，就不合理了。”

他没等老头子继续问，忽然转到了另一个话题：“你看，个人接口与虚拟现实技术使用了十五年，但是很少有人真正了解它的运转方式——他们懒得了解，只管轻松地享用它。”

“这不奇怪。”老头子说，“上个世纪末，有多少用可视电话的人愿意去考虑声音和图像如何变为数字信号，沿电缆传输到数千英里外，又如何还原为声音和图像呢？实际上大多数人对他们使用着的的东西都是一知半解。”

“他们就是利用了这一点，利用人们模糊的概念和固执的成见来犯罪。”

老头子警觉地盯住他：“他们？谁？”

“犯罪的人们。”吴维也看着上司的眼睛，忽然目光转向大门口，“我想，那是斯基的夫人来了。”

格蕾蒂站在大门外，她穿着黑色长裙，衬得清秀的脸颊格外苍白，眼睛有点红肿，但神色还算镇定。

老头子走过去，吴维跟在后面。老头子像一个父辈那样张开了臂膀，格蕾蒂沉默地让他拥抱了一下，有一小会儿，没能克制住凄怆的心情，差点哭了。

“我想马上看看他。”她低声说。

“走这儿。”老头子带着路，边走边说，“格蕾蒂，我像你一样难过。可是你要知道十个死去的亲人也及不上一个活着的重要。你瞧你这么瘦，别把自己的健康毁了。”

格蕾蒂低着头匆匆地走路。

到了二号电梯门口，电梯门自动打开，传出人工合成的柔和声音：“欢迎你们乘坐我上楼，我可怜的哥哥病还没好。”

等人们都进去了，电梯又问：“各位，你们去几层？”

“六层。”吴维说。

“噢。”电梯等了片刻，神秘地说，“不管你们信不信，这事儿是真的。一个女人把她丈夫杀死丢进了冰库，想造成他死于西伯利亚的假象。”

“真蠢。”吴维说。

“不，她想得好。”电梯深通世故地说，“只是她该倒霉，女人的手做事总是不彻底，那男的没死透。他知道自己不冻成硬肉是不会被搬出去的，于是就把凶手的名字写在自己还没变得很硬的身上。那女人后来没发现，可法医看到了。你们猜，他把字写在哪儿了？”

“脚趾缝。”吴维说。

“不！”

老头子审视着吴维，这就是那个从一楼到六楼讲的故事吗？这完全不对，太荒唐了。

这不是事实，事实是——他偷瞥了一眼格蕾蒂，她好像什么都没听见，呆呆地在想心事。

斯基是被毒蛇咬死的，验尸报告不会有错，老头子想。

“他写在舌头上了！”电梯说完，嘿嘿地笑起来，“各位，到站了，请慢走。”

三个人走了出去，穿过生态花园。老头子先跳过小溪，吴维也用力跳过去，对后面迟疑着的格蕾蒂说：“当心，别弄湿了裙子！”

格蕾蒂低头看看小溪，轻盈地一跃——她落在了水里。

吴维对呆住了的格蕾蒂说：“怎么，你的健康真被毁了吗？就在这短短的几个小时里？”

老头子气得脸都红了，要走过去。吴维挡住他，大声向格蕾蒂说：“还记得刚才那个故事吗？走，我领你去看看斯基的舌头。”

“不！”格蕾蒂从水中挣扎上岸，一边惊呼一边向外面跑。吴维迈出几大步抓住了她，老头子气喘吁吁地跟过来，下巴上的肉一抖一抖的。

“你跳不过小溪，你还没从失重感觉里完全恢复过来！”吴维对格蕾蒂说，“昨天上午到今天凌晨你都是在太空度过的。是你用空天飞机把你丈夫冰冻的尸体送上实验站的！是你谋杀了斯基！”

格蕾蒂跪在地下哭着，全身发抖。

吴维俯身对她说：“让我们去看看斯基吧。他在最绝望的时候往自己舌头上写了哪几个字，你想知道吗？”

从那堆簌簌颤抖的黑裙子里飘出一句微弱的话：“我是被迫干的！”

吴维的神情平静下来，对老头子低声说：“她认罪了。叫保安部来两个人。”紧接着，他做了件怪事——把格蕾蒂的个人接口板取了下来。老头子已经无暇思考，只是叫来了两个保安人员，把格蕾蒂带走并看守起来，同时呼叫警察局。

“我们去办公室吧。”吴维说。老头子肥胖的身躯小跑着，说：“你怎么没对我提起斯基的舌头上有字？”

“有没有字我也不知道，这是心理战术。”

说着话，两个人已经坐在办公室的沙发上。吴维说：“想必你已经明白了，斯基死在地面上，而不是太空舱里。”

“我不明白。”老头子说着，端起秘书送来的咖啡。

吴维也拿起一杯咖啡说：“他们度蜜月不是在瑞士，也不是法国，而是在印度，在格蕾蒂自己的秘密别墅里。是的，这个从小在印度长大的英国小姐，对眼镜蛇的感情很深，甚至把它带到了婚床上。她像个古代耍蛇人一样熟练地拿着毒蛇，咬死了她丈夫。”

“咬死了她丈夫！”老头子低呼。

“是蛇咬的，不是她咬的。”吴维说，“不过我看也差不多。对，她不能一个人干，得有人帮她处理那九十多公斤重的尸体。”

“那么她还有同伙了？”老头子狐疑地说，“会是什么人呢？”

吴维看着他，过了片刻说：“你还不明白？就是第一个死去的庞贝呀！”

“庞贝！”老头子惊道。

“你看见庞贝的尸体了吗？”吴维说，“你没看见，没有人看见，只不过是斯基说他被毒蛇咬死了。然后呢，斯基这个证人也死了。这就叫作死无对证，真是销声匿迹的好办法。”

“斯基不会骗我。”老头子说。

“那不是斯基。”

老头子说：“是他。”

吴维笑了：“你忘了我们在一层大厅里的谈话吗？大多数人还不清楚个人接口与虚拟现实技术的运作方式。比如，你在虚拟的饭馆里见到汤姆，汤姆请你借给他十块钱来付帐。但也许不是他欠你十块钱，而是杰里，杰里用汤姆的形象来向你借钱。”

他顺手把桌上的验尸报告单翻过来，用笔在空白面中央画了一个大圆圈，从大圆中连出两条带箭头的线，每个箭头上画了一个小圆。他说：“大圆是中心电脑，小圆是人脑，箭头是个人接口。所谓人进入虚拟环境，其实是虚拟环境进入人脑。现在你懂了吧？任何人只要插上斯基的接口板，知道他的私人资料库密码，就可以用他的形象进入虚拟环境，用他的声音说话。那形象和声音是早就存在私人资料库里的。”

老头子缓缓点了点头。

吴维说：“还是顺着我一开始的思路讲起吧。刚刚看到斯基的尸体时，我只是感到震惊，而且怕那条蛇，以至于我不敢用个人接口与你联系，改用了电话。这使我发现了第一个疑点，在那样危险的情况下，斯基居然敢把他毫无防护能力的身体放在眼镜蛇的攻击范围内，而且是每个小时都这样做一次！换了我是不会那么大胆的。”

老头子开始用几乎是钦佩的目光看着他。吴维接下去说：“另外，我又发现至少有两件事不像是斯基做出来的。首先，蜜月刚刚开始，急切地投入爱河的斯基竟然每天定时与你联系，每次又都是独自一人，没有带上他的新娘，这是违反人情的事。其次，在太空舱里，他明明知道那条毒蛇可能伤人，但睡觉时却不把蛇药带在身边。根据这两条，再加上刚才说的第一个疑点，这个人清楚地知道那条蛇其实不会伤他。而且，既然他能用斯基的个人接口板冒名顶替，斯基想必是凶多吉少了。”

“我假定这个人杀死了斯基。为什么要杀他呢？应该可以得到某些好处。什么人可以使得斯基吐露他的个人资料库密码呢？是他最信任、最热爱的人！你瞧，事情就这么一步步地清晰起来。”

“但不能肯定就是格蕾蒂。她为什么要连庞贝一起杀死呢？这完全没有必要，也非常危险。而庞贝的尸体已经‘天葬’了，就是说没人可以再把它找回来。这个庞贝是斯基介绍来的，而斯基却是通过格蕾蒂才认识了他。我想，格蕾蒂与庞贝的关系绝对不是中学同学那么简单。你回忆一下，斯基坠入情网，太空站计划实施与庞贝的到来，三件事在时间上挨得多么紧凑，就会产生怀疑了。”

“好，顺便提一下另一个疑点。我发现食品柜里的东西几乎没有动过，庞贝在太空站住了将近一个星期，却没吃什么东西。他如果病了，为什么不告诉你呢？那么，他这几天不在太空舱吗？不，相距三十八万公里，这在中心电脑里无法作假：联络信号有滞后效果。他得每天与你联系，还要喂猫，喂苍蝇，不能饿死它们。他在那儿，但是他吃不下东西，用我们的话说，叫作食不甘味。一个人在什么情况下会这样呢，这很值得考虑。”

“我在太空站的时候，抽空去了一趟西昌航天基地——那时我已经相信眼镜蛇不会出来咬人了。我了解到庞贝在原单位的问题，他赌债累累，并且有用秘密帐号贪污公款的嫌疑。可不是吗，只要他一死，这两个麻烦就都没有了。”

“想必在这时，格蕾蒂在晚会上认识了斯基。斯基对她一见倾心，开始热烈地追求——计划是谁想出来的我不清楚。反正格蕾蒂从斯基嘴里知道了

同步轨道实验站的事，知道了眼镜蛇，知道还缺少一位宇航员。于是庞贝也知道了，于是，就有杀人的计划。”

“庞贝必须消失，他以后可以作个反现代派，不用个人接口，改名换姓，在印度，或者随便在哪个世外桃源自由自在地过日子。而杀死斯基是一石二鸟之计，既可以为庞贝的死作掩护，又能得到一笔遗产。我想除了斯基原有的财产之外，格蕾蒂也许以职业危险为借口，说服他买了巨额的人身保险。”

“三个人的顺序你是知道的。庞贝、斯基、我轮流上站。庞贝当然要先死。就在斯基与格蕾蒂结婚后，庞贝上站来接替我；或者反过来说，格蕾蒂选中了那个时间结婚。”

斯基用他自己的飞机送庞贝，这也是为了让我作个见证：当时庞贝、斯基两个人都还健康地活着。但是庞贝并没有因赌博而输掉他的空天飞机，这一点非常重要。在全世界拥有私人小型空天飞机的人寥寥无几，这是对优秀宇航员的特殊奖赏——当然他自己也得付一部分钱。”

“庞贝留在站上，斯基返回地球后就去度蜜月了。格蕾蒂显然并不爱他，而是让毒蛇与他接了个吻，把他杀死在印度山村中一座小别墅里。然后呢，格蕾蒂驾驶飞机——别忘了她作过太空舱医生，能适应太空环境，她到站上接庞贝。庞贝在晚间与你中断联系的时候，跟格蕾蒂一起飞回地球。当然，那时印度是白天。但有谁注意他们呢？那可是个偏僻的地方。”

“庞贝与格蕾蒂一起，把斯基的尸体搬进冰柜里冻起来，把他的个人接口板换插在格蕾蒂头上。庞贝又飞回太空站，他还得每天向你汇报工作情况，外加喂猫。而格蕾蒂作为斯基也是每天与你联系，谈谈在阿尔卑斯山滑雪的事。这有两个目的，第一是让你感觉斯基一直活着；第二是当庞贝‘死’了时，要及时接受上站的任务。如果在那一天斯基突然与你联系，你会觉得太巧了，而每天定时联系就很自然。”

“庞贝等了几天，心急火燎，以至于饭都不大想吃。到第六天，他‘死’了，不回应你的呼叫。‘斯基’又与你见面，你自然把任务给了他。这时庞贝已驾机飞回印度，两人把斯基的尸体搬上飞机——印度刚刚入夜，干这事很安全。他们每人开一架飞机，庞贝藏起来的那架这才派上用场。两架飞机到了太空站，把斯基的银白色飞机与实验舱对接，他们搬运尸体，把尸体摆好。格蕾蒂与你联系，她当然不会用可视电话，那就露馅了。她描绘了庞贝凄惨的死状，她有把握，你八成会同意‘天葬’，如果你不同意她显然会劝你这么作。而庞贝则把装蛇的玻璃缸盖子打破，再用胶带贴好，胶带上当然印了斯基的指纹，横竖他也不会反对了。这一切做完还不能走，格蕾蒂要每隔一小时与你联系一次。所以两个人在站上呆了一天，直到与你互道晚安后，他们上了庞贝的飞机，一起返航。事情就是这样。所以，请印度方面的警察马上找到格蕾蒂的别墅，在那儿多半能看见庞贝先生，他累了几天，也许正在蒙头大睡。”

老头子点点头。跟警察局联络后，他突然问：“你为什么要摘下格蕾蒂的个人接口板呢？要知道庞贝的板已经被取下来了呀。”

“我怕她利用第三者通知庞贝逃跑。并不是说他们还有同伙，那可能是一个不知情的邻居。”

老头子又问：“为什么不是另一种情况：庞贝在太空舱装死，等斯基去接管时，用毒蛇偷袭？”

“我想过了，那样太不保险。斯基人高马大，偷袭不易成功，而且在狭

小的太空舱里搏斗是危险的。再加上他们必须肯定，你派去接替庞贝的人是斯基，而不是我，要有百分之百的把握，那就只有让‘斯基’每天与你联系来求得这个机会，也就只有拆下他的个人接口板。所以，这对男女为了保险，为了保证计划一定成功，要首先把斯基确实实地杀死。”

老头子啜着咖啡，想了好一会儿。

吴维说：“警察会好好调查这个案子，他们肯定要去现场。所以，既然这些日子不能上站工作了，我想去度完我的蜜月。”

“可以，”老头子说，“你还没向我介绍过你的夫人，照片都没看过。”他停了停说，“如果格蕾蒂一口咬定她是清白的，我们也没办法。对吧？”

“也许。可是她已经认罪了，她对警察也会认罪。”

老头子笑着说：“你让电梯讲的那个故事可说是精彩的一招。”他的表情又变得严肃了，“可是，最好让它别再讲了，我不愿意再听这种故事。”

“我也不愿意。”吴维说。

(完)

断章——漫游杀手

作者：柳文扬

柳文扬，中国最优秀的科幻作者之一。已在科幻世界发表众多作品。近年作品中以《断章——漫游杀手》最受广大科幻迷喜爱。

我多想告诉你们，我如狮如虎的心并不渴盼杀戮。他边走边想：为了掩盖我恐怖的身份，为了能够和你们这些可怜虫近些再近些，我藏起利爪巨齿，沉默了我的咆哮，故意打扮成一个小人物。这使我高兴！当一个牺牲品在血泊中，在我冷漠的目光中垂死挣扎时，想必会哭泣着记起他对我的种种不尊重。然而，这却并不是我手持屠刀的目的，只有金钱，才能使我大开杀戒。因为我是一个使人人都闻风丧胆的漫游杀手。

是的，他自顾把一个微笑凝结在嘴角；我不怜悯，我也不宽恕。我象命运一般不可抗拒。因为我是一个漫游杀手。

他按照网址走进号称近东最大牌戏赌场的赌博站。没有人能记得他的相貌，从来没有。

两分钟后，他悄然退场。——应该尽可能地缩短每次工作的时间。酬金过一会儿再领，现在有不少人还眼巴巴等着他的服务呢。

大陆确实感到必须吃早饭了，才兴犹未尽地退出。带着一种不寻常的，无可名状的烦躁，似乎刚刚从噩梦中醒来。经常躺着不动使他的体重又增加了不少，以致起床的时候肚皮象块厚垫子一样总是要妨碍他，使他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只有三十八岁。

狭仄而亲切的卧室，就是大陆的半个世界，没有急迫得无法缓解的需求如吃喝拉撒之类，他从不出去。就算为完成基本的新陈代谢而暂离片刻，他

也如同被人活生生剥离了壳的蜗牛——裸露的敏感的软肉暴露在敌意的空气里；魂不守舍，急匆匆办了事，投入暖和的，充满自身气味的壳子里，才又活过来。

好，迅速，一定要迅速。虽然在“那儿”刚刚吃了一顿蜗牛禾雀（不停点头“啧啧”赞赏的那种味道），但那只是精神上的餍足，他的生命系统的运转，仍然必须靠两个可怜的夹肉面包来维持。他需要这点东西，吞进肚子里，他好又有精神躺在床上继续那任意飞扬的大梦。

多年来，他形成了一套最节省时间的早起行动法。先拿出面包，放进射线炉里加热，同时把洁牙水灌入口中，仔细漱一会儿——牙齿健康非常重要。脸则很少洗。从厨房桌上扯下公司今天发给他的事务记要，从炉里取出烫手的面包，倒一杯维生素饮料，把所有东西一起端进卫生间。坐上马桶。几分钟工夫，一切解决。

可以重回那家中之家了。

卫生间的房顶还在渗水——楼上的家伙真混帐，找个机会还要骂他一顿！管理局肯定养了一群吃干饭的东西，从没有人理睬他的维修申请。射线炉可能该换新的了，窗玻璃很脏。但这一切有什么关系呢？这绝不能使他在“那儿”的激动人心的生活减色半分；让窗户更脏吧，让炉子把面包烤成炭，让卫生间变成养鱼池，也绝不能抹杀他是大花花公子，职业冒险家和不可救药的大赌徒这一事实。只要他回到卧室。

他的手摸到了卧室门，亲切的感觉袭上身来，花花公子又要回来了。

门铃一响，大陆扫兴得骂了一声。决心不去开门。门铃又响了两声，他知道，这年头亲身登门拜访一定是有重要的事。只能牺牲少许时间打发一下。

他望了一眼监视器，门外是个穿蓝色工作服的人。——差一点儿忘了，他叫商店今天来送货的。大陆打开门，那人把小货车推进来，一件件取出面包饮料以及大陆定购的所有东西。送货是如今这个时代仍然保留的少数体力劳动之一，因为据计算，雇用两万名送货员比建造一个自动化购销系统要便宜得多。大陆给了双倍小费，以补偿这个人无法象他一样经常呆在卧室，经常去“那儿”的损失；并对小工的感激满不在乎。因为花花公子的美好自我感觉还附在他身上。

现在是回卧室的时间了！他舒舒服服躺上床，开启了他那台伟大而可靠的个人网络终端，进入网络。在变回花花公子之前，还有些必要的俗务要处理。这点枯燥乏味的工作能够供给他夹肉面包，饮料，和不低的上网费用。所以在他身上，公司小职员默默无闻，任劳任怨地养活了大花花公子。

工作，是无聊的。但总的来说是可以忍受的。大陆在“办公室”没有碰到几个同事。

毫不费力地处理帐目，一天的工作量只需他花费大约一个小时。很多人羡慕他的职位，这是一个可以经常讨好老板，弄好了说不定就飞黄腾达的差事。他能清楚地数出有几个人眼巴巴盯着他的座位。但他并不在乎。

一小时后下班，大陆匆匆回到“基地”——他精心设计的私人站内，在这个堡垒里换装。厚实累赘的腹部眼看着扁平下去，他的腰恢复了二十五岁时的样子；皮肤变成古铜色，好象刚刚在加勒比海岸边晒过日光浴；脸要再瘦些，鼻子象刀背一样窄而直，薄嘴唇带一点玩世不恭的笑意，眼角添几条鱼尾纹。加上一身稍嫌华丽的蓝衣服，冒险家，浮浪子，赌徒肖先生上场了！一切将变得不同，激情，刺激，喧哗叫笑，醇酒妇人将包围他，充溢在他呼

吸的空气里，象海浪戏弄小舟一样把握着他！灰姑娘的水晶鞋算什么？他可以天天如此狂欢，而且不必惧怕午夜十二点！

大陆，不，肖，站在私人站外的传输器门口，检视目录。他吹着口哨，按下“ 赌博站 ” 的按钮，以一个适合他身份的浮夸舞步迈进传输器。顷刻间，他的手摸在方向盘上，豪华喷气轿车载着他穿过茫茫沙漠。本来可以用一个瞬间飞跃到达目的地，但他喜欢一边引吭高歌，一边飞车横越大漠的豪烈之感。正如他听说有些在“ 这儿 ” 扮演圣徒的人，喜欢衣衫褴褛徘徊于七百英里沙漠上一样。

赌场门口的小厮是虚拟的，引他进入宏伟得不可思议的大厅。但他没听到熟习的笑声，筹码声和耍弄纸牌的声音。一种许多人低语汇成的嗡嗡声迎接了他。大厅里的人规规矩矩挤在一起，两个警察笔挺地站在他们面前。

赌徒肖先生一进门，显然引起了出乎他意料的震动。惊呼，低叫从涌动的大批人头中传出来，所有他能看见的眼睛一律瞪大了，有些还翻着白眼，几个女士姿态优雅地晕了过去。那两个警察严肃地对视一眼，迎面向他走来。

肖觉得不对劲，但警察已经一左一右夹住了他。不知道这是真正的政府雇员，还是多管闲事的游戏者扮演的。肖现在的身份对这类象征国家机器的穿制服者有一种本能的排斥。他想说几句半挑衅半逗趣的俏皮话，警察却先说话了：“ 你的名字？ ”

“肖。” 他笑眯眯地说。

“你的真名。” 警察刻板地问，“ 和真实住址。”

在大陆的心里有片刻犹豫。但肖还是低声对警察说了几个字。警察点点头，各挽住他一条胳膊，向前拖去。肖笑着说：“ 有人告我赌博作弊了吗？ ” 警察说：“ 让你看件东西。”

肖说：“ 看什么？ ”

警察侧过头来，审视着他的脸，仿佛要看透他是否在说谎。看了一会儿，警察说：“ 要让你吓一跳。”

肖真的“ 吓了一跳 ” ——在大厅角落里停了一架专运死人的推车，车上放着一具尸体，他自己的尸体。

两个警察来回打量着尸体和肖，似乎在分辨他俩有什么不同之处。肖一时间有点头昏，很不好意思地回顾大厅里的人。好象被人杀死，挺尸在这儿，然后又没事人似的回来，是件相当丢脸的事儿。

一个警察说话了——肖发现另一个警察从未说过什么——开口的时候明显地斟酌着词句：“ 这么问有点奇怪：你认识这个人吗？ ”

“不认识！” 肖相当坚决地回答。

警察诚恳地看着他说：“ 我敢打赌，我觉得你跟他有点什么关系。”

肖说：“ 是有点什么关系。这人崇拜我，学我的样子。你看学得多么象！” 他从这里品出一点儿滑稽的味道，一边说一边差点笑出来。

警察摇摇头：“ 网上管理局不允许任何两个人以相同相貌出现。” 他肯定地说，“ 这大概就是你的尸体。”

肖哈哈地笑了两声，表示欣赏他的幽默。

警察严肃地看着他说：“ 我告诉你：这不是不可能的。” 他看看另一个，另一个仍不作声，肖觉得高深莫测。

“就算这具尸体不是你，” 警察接着说，“ 你仍然很危险。因为这说明有人要杀你，要杀一个浅黑皮肤，蓝衣服的赌场常客。”

肖说：“我同意你的话。你真是料事如神。”

警察铜墙铁壁般的严峻，肖的俏皮话被无声无息地弹了回来。肖无聊地抓了抓衣服扣子。警察说：“这一片的谋杀案归我们俩管。你暂时别回去了，要把你带回警署保护起来。”

肖反对说：“不行。要拘禁我多久？我的身体可还在床上躺着哪。没人给我吊葡萄糖水，我会饿死的！”他忽然想到了什么，紧张起来，小声道：“如果那个杀人犯闯进我家，看见床上躺着个毫无反抗能力的胖子！哎唷……”

警察饶有兴趣地盯着他，说：“你原来是个胖子？”

肖察觉自己说漏了嘴，问：“怎么样？”

“没什么。”警察说，“我发现很多人在‘这儿’的样子与他们原来大不一样。”

肖说：“这不是你的新发现。”

警察不理睬他，自顾说：“还不仅仅是大不一样；有的时候简直就是截然相反。”他看着大厅里的人们，似乎自言自语地说，“‘这儿’是个无限自由的世界。无限自由……”

肖若有所思，一言不发。两个警察同时挽住他两边手臂，带他往外走去。

肖突然盯住从不作声的那个警察，说：“你说哪种语言？”

“他不说话。”另一个回答。

肖深深地看着他，问：“你们是不是真正的警察？”

“我们是政府雇佣的。”那个人说，“就是你说的真正的意思吧？”他强调道，“我们绝对有资格处理你这件事。”

他们上了外面的一辆警车。关门之后，肖发现他已经在“警署”里了。来来往往的许多警察，可以看出都是虚拟的。并不奇怪，一个组织里面，真正的“头脑”往往只需一两个，其他人只是眼睛，手和脚而已。

肖自顾捡了张椅子坐下。那个警察递给他一杯茶，说：“作个样子吧。在警署里面别想喝着好茶。”

肖微微抿了一口，味道的确糟糕。警察在他对面坐下，手托着下巴打量他。那个“哑吧”就坐在旁边。

肖又喝一口茶，问：“你们什么时候放我回去？”

警察说：“可能用不了多久。快啦……”

肖被他看得有点发毛：“你看见我脸上有什么？”

警察摇着头说：“我在琢磨你这个人。我喜欢研究人。各种各样的，人的脸。在‘这儿’，一个人的脸暴露了他本性中的某些东西。”他的声音越来越小，轻轻摇着头；忽然，他说，“他为什么要杀你呢？”

肖吓了一跳，说：“谁？”

“那个杀了你的人啊。”警察颇感兴趣地说，“赌场里的目击者说，那是个‘影子’，是象一道光影一样的人。动作干净利落，真是说时迟，那时快。还没人反应过来，他已经不见了；你已经躺下了。”

肖有点愤愤不平地说：“他们讲得还挺生动！”

警察毫不掩饰佩服之意：“现场记录器的所有记忆都被他抹掉了。——就在那一眨眼的工夫！是个了不得的家伙。”

“是一个专业人员！”肖说。

“说到底，”警察问，“是为什么？”

“我可不知道。”肖很委屈。

警察考虑着：“你赌钱的手气很好吧？有没有好到让某些人嫉妒？”

肖断然说：“这是不可能的！你知道‘这儿’的钱和其他东西一样，都是假的，只限于在‘这儿’用。不会有人因为输掉一点假钱就杀人吧？”

警察忽然向他凑近，说：“在‘这儿’没有不可能的事情！有很多人认为，‘这儿’的一切才是真的。”他慢慢地坐回原位，“那些网上杀手，他们接受的酬金是真钱吗？不，是你说的‘假钱’！问题是他们已经颠倒了白天和黑夜，忘记了是蝴蝶梦作庄生，还是庄生梦作蝴蝶。——我说的你懂吧？”

肖摇摇头：“蝴蝶什么的不懂。不过我明白你的意思。我心里有时候也希望‘这儿’才是真的。可是，谁也不会忘记，自己的躯体还躺在卧室里呢。”

“正是那一点才让他们更恼火！”警察说，“他明明是个了不起的大人物，可同时，他的另一半还躺在皱巴巴的床上，等着吃一盒送货员带给他的简易盒饭。”

肖叹了口气说：“夹肉面包。我习惯吃的是夹肉面包。”

警察笑了笑：“是吗？我向你推荐简易盒饭，营养丰富，味道也不错。我喜欢！”他看着肖的眼睛，“那么简单微不足道的一点东西，就支撑了‘这儿’的穷奢极欲的狂欢。”

“这和我有时候想的一样。”肖惊奇地说，“没有两个面包就没有‘这儿’的一切。”

“你是个‘正常人’。”警察说。肖也拿不准他是在赞赏还是在嘲讽自己。

片刻冷场之后，警察说：“算了。讨论杀人动机根本没用。‘这儿’的犯罪动机往往是潜意识的，只要一个人在梦里能做的事，在‘这儿’也能做。”

“你读过弗洛伊德？”肖问。

警察不置可否，而是说：“弗氏有一个弟子阿德勒，他的书也值得一看。”

肖笑着，有一点神经质的不安，对警察道：“关于自卑心理的，是不是？”

“我要对你刮目相看了。”警察说，“你不止是个花花公子。我打赌。”

肖在椅子上不安地扭动，低声地说：“我有个朋友，他也作过网警——后来因为事故被开除了。听他说，他们值勤的时候，都是睡在网警俱乐部专用的一种椅子上，他们管那个东西叫‘白盒子’。下了班，就在俱乐部食堂聚餐。从不吃简易盒饭。”

警察很感兴趣地听着。肖注意到，“不说话”的那个人似乎有点儿心不在焉。

肖继续说：“你们把我带到这儿有一个小时了。不告诉我什么时候可以走，不用心理过滤器搜捕凶手，也没有通知其他局域网警。你们竟然还问了我的真实住址，这在网警总部是可以查到的。”

警察笑笑：“那又怎么了？”

“我打赌，”肖看着他，目光炯炯，“你们绝对不是警察。”

做完那点必要的小事，他决定去领取杀人酬金。刚刚摆脱了的俗务使得他略感消沉。算了！一生中难保不干点身不由己的无聊事。海格力斯也曾经戴起首饰作妇人的奴仆呢。

他深呼吸，以此排出心中的最后一点不平之气。然后抖一抖翅膀——它一瞬间从肩膀后面翻了出来。他迈开两只巨爪迎风跑了几步，稳稳地在空气中升起来。

飞翔。他以一头大鹰的形态超越虚拟的距离，在一万米高空寻找着目的

地。

那个海岛就在下面。他收缩身体，象一滴雨一样俯冲下去。海岛向四面八方伸展着迎上来！地面上的沙石已清晰可辨。他“砰”地一声展开了，巨翅鼓起大风，差一点把宫殿门口的虚拟仆人压倒在地。

这就是千变万化，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漫游杀手！他从容地收起黑翼，恢复了人形。随着仆人走进宫殿。

在他看来，花费时间和想象力，建造这样一座介乎希腊神庙与古代阿拉伯城堡之间的四不象，是相当，相当无聊的。说明这地方的主人有一种混乱的价值观。

还有音乐会！瞧瞧，瞧瞧。那一排穿白袍子，抱着肚皮唱歌的女人！夸张的黄金座！座上的黑家伙！

黑家伙站起来。女人们无声地退出大厅。黑人离开座位走下台阶，站在他面前。低头瞧着他。

是的。这家伙可能有两米多高，如同青铜巨人。腰带上佩有阔刃短剑。那又能怎么样？必要的话，漫游杀手拔根头发就可以戳死他。外强中干，都是外强中干。这些贵人们。

“有人看见他了。”黑巨人用大钟一样的声音说道。

他怔了一下才明白黑人指的是谁，紧接着，他脸上露出受到侮辱的冷酷神情。

“没错！”黑人说，“我可靠的奴仆告诉我，你以‘非凡手段’杀掉的那个家伙，那个小丑，又回到赌场里。在那里得意洋洋，跳来跳去！”

“那不可能。”

黑人以高亢的舞台腔说：“那正是他！我的仆人虽然不是什么漫游杀手，只是个虚拟人。但他是我会走路的眼。我的眼睛不会看错：那个跳梁小丑，站在自己的尸体边，满不在乎，哗众取宠地说风凉话。我用跟你的身体等重的黄金雇了你，就是为了让他那张嘴巴永远不再说话！可你的‘非凡手段’不过就象给他抓了抓痒。”

漫游杀手勉强饶恕了黑人言语中的侮慢讥讽，那只是缺乏自制力的表现。问题在于，他，从未失手的毁灭使者，怎么会出这样的差错呢？

他不理会瞪着琥珀色大眼珠的黑人，沉思着，径自在大厅里走了一圈。回到黑人面前时，他已经神态自若了。

“你所谓的会走路的眼也许没看错。”他说，并伸出一只手来制止黑人接嘴，“但是我也没有错。我没想到那家伙是个特殊人物，用了处理普通人的手法去对付他。”

黑人还是忍不住抢道：“什么特殊人物？他是个小丑！一只乱喷口水的猩猩，一头河马！”

漫游杀手不理睬他的叫嚣，冷冷地说：“大约一百万人里面才会出现一个他那样的人。玩世不恭；或者说，永远保持清醒。大多数人受到我那样的一击，就会在潜意识里相信自己已经死了。而他们的灵魂也就真正地死了一——变成了永久性白痴。可这个人，当他在赌场一掷万金，得意忘形的时候；他灵魂深处还冷静地意识到外面的那个世界。

我虽然杀死了‘这儿’的他，他的思维仍旧可以安然退出，只留下一具躯壳。”

黑人警惕地斜眼盯着他，迟疑地问：“你是说：他明知被杀了一次，退

出后却又回来了。是这样吗？”

“他也许忘了。”

“什么？忘记了死亡的黑翼刚刚扫过他的身体！”黑人又用那种庸俗的诗意来折磨人的神经了。

漫游杀手说：“有时候，你半夜惊醒，似乎看到了什么可怕的东西。难道你每一次都能记得噩梦的内容吗？”

“我不管你这些理论！”黑人伸开长臂大声说，“你自称漫游杀手，却连一头蠢猪都没放倒。我随便派一个仆人去，也能这么吓他一跳，也许比你做得更好，博得更多掌声！你就在这儿找借口吧。可能那个家伙有分身法，可能你近视……”

漫游杀手冷漠地看着黑人疯狂扭曲的脸，他那长篇大论似乎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

有二十五种办法可以立刻结束了这个白痴，并且丝毫不会留下痕迹。只是那个人没除掉，于自己的名誉难免有损。以至这冒牌的奥赛罗那么放肆地把口水直喷到我脸上，我要让他看看……

“……无论这些借口多漂亮，你都不可能否认已经接受了我的定金！事情还没有办成，我不喜欢半途而废！”黑人结束了他的激情演讲。

漫游杀手只说了一句：“我也不喜欢半途而废。”就慢慢地转身走出去。

黑人在后面说：“你想怎么样？又去杀他一次，又让他来个金蝉脱壳吗？”

“我有其它办法。”

“听我说！”黑人急切地喊他回去，“我不能容忍这样下去！无论如何，他必须消失。在‘这儿’没法对付他——给你，这是他的真实住址。去！去保住你漫游杀手的荣誉！”

漫游杀手听到他的凶险计划，不以为然：“我有更好的主意。”

“有什么主意比敲开他的门，直接对着他的肉脑袋开一枪更好？”

“自愿死亡。”漫游杀手说着，深深地盯住黑人的脸，“说起来你也许不信。当某种时刻到来时，每个人都会下意识地给自己判死刑。”他清清楚楚看到，黑人满头浓密的小发卷一层层变白了，他继续说，“这种时刻的降临，在形式上是千变万化的。恐惧，绝望，疲倦，悲愁，肉体的痛苦……”他打量着黑人额头上新添的皱褶和逐渐松垂的脸颊，说，“还有衰老。当人觉得它们比死亡更难以接受的时候，就会不知不觉地，主动结束自己的生命。”他握住黑人那肌肉松弛塌陷的手，“如果说一百万人里才有一个能逃脱我追杀的幸运儿，那么十亿人里面也找不出一位可以控制别人的死亡意愿的‘毁灭艺术家’。”他把因心力衰竭而坐倒在地下喘气的老黑人搀扶起来，亲切地问，“你现在还觉得我的荣誉迫切需要维护吗？”

黑人用痉挛的手抓扯着胸口，说不出话。

漫游杀手的死亡触须放开了他，容他渐渐恢复：“你给我的真实地址也很有用。现在找不到他的人，但我可以按这个地址找到他的网络终端，直接控制他。我看看——这地方我挺熟。你运气不错！”

他不再看黑人一眼，转身离去。心想：“装腔作势的东西。他应该明白自己是侥幸捡了条命。”

准备进入搜索状态时，他记起了黑人的一句话，琢磨道：“什么是河马？”

“心理过滤器，”警察说，“是一种没用的东西。我们的对手是个连现场记录器的记忆都可以抹掉的厉害人物。我认为能对付他的人不多，所以没有通知其他网警。因为我很久没碰到象这样的敌手了。”

肖狐疑地看着两个警察，心想：“假的。如果他们是真警察，那么就是渎职。这个世界变成什么样子了！”

“这个世界上的罪犯比一世纪前多得多了。‘这儿’把人们的潜在欲望释放出来……”警察双臂抱在胸前，摇晃着身子说。

“打开盒子，放出了灾祸。‘希望’却被关在里面……”肖想。

警察说：“虚拟世界给予了他们无数出人意料的本领。我在考虑他会用什么手段来对付你。”

“不用对付，只要再这样过几年，我就会因肥胖，高血压，脑溢血而死。”肖想着，“躺在皱巴巴的床上，抱着个人网络终端，手里还捏了半个没吃完的夹肉面包……”

“混乱的世界！”警察感叹。

“绝望的人。”肖心想。他忽然心灰意懒，悲从中来。

警察盯着他：“你的表情象个殉道者。”

“牺牲品。”肖自语。

“很好。”他说，“气质属于易感类型，情绪一发无收。进展顺利，这个人已经在我手心里了。”

“你脸色确实很难看。”警察关心地说。

肖说：“我只是感觉累了。这样下去还有什么意思呢？”

警察很注意地看着他：“你说什么？”

“我说，没什么意思了。”肖连张口说话都觉得没必要，“别理我。”

警察——两个警察，同时一跃而起！抓住了他！

“他来了！”警察低声说，语气不知是紧张还是兴奋。边说边按住他的肩膀。

“哑吧”双手抓着他的胸口，猛地一扯。肖只觉有个什么东西从自己身体中滑了出去。看见“哑吧”提着肖，大步跨到对面椅子那儿。但肖感觉自己明明又坐在原来的位置上。这一瞬间混乱无比。肖竟然焦急地希望能有一面镜子，好看看坐在原位的是不是自己。

他看到，对面，“哑吧”把“肖”放在椅子上；然后，往“肖”身上坐下去，不，是融合在“肖”的身体里面。

“不错。”警察在他耳边说，“那就是你自己。在死亡心理学中，这叫做自我隔离式保护。”

对面的“肖”表情憔悴，似乎忍受着极大的痛苦。

“放松吧，”警察的声音说，“把你的心敞开。要绝对信任我。因为现在我就是你。”

与刚才完全不同，他突然感受到一种相当顽强的抵抗力量。那不是这个人的原有人格的力量——他有了援兵！

“这仍然是个年轻的世界。”一个声音在他心中响起来，“就象你一样。”

看上去似乎劳累不堪，但是在内部还充满了活力。”

但他看见，对面的“肖”越来越憔悴了。

“我的搭挡正在锁定杀手的心理作用区。不过你别管那么多吧，”警察的声音说，“用心感受！你与生命同在……”

飘摇不定的游丝一点一点地变厚了。我刀刃一样的的寒风却仍然要把它割断。亿万年来“死亡”都是世界的主宰。唯一的主宰，而我是它的使者。

“我的妈妈？……”肖想着，或者不如说是任由意识在时空中流淌，“多年以来我竟然忘记了她。她生活在没有虚拟化的世界，一个纯洁的女人……”暖流融化了他。摇篮上方的光，明亮，刺得眼睛微痛。那是萌芽之痛，世界就是一片刺痛眼睛的光……

痛苦；肉体的，精神的，都是我的利刃。你们这些自命不凡的垃圾！是，一棵树已经发芽了，但它终有一天会枯萎。一切权威，贵人们，一切权威都将被死亡踏在脚下。

你这棵小树也不例外。

我吸收，我生长！我的鞋一双双破了。永不疲倦地跑……

绝望，绝望呢？我的这把刀又尖又利。这还是一张网，没有一条鱼逃得脱。

他记起遥远的青年时代，许多人在公园里笑着互相推挤；他看到自己掬起溪流里的水；他看到一个短发的姑娘靠在自己肩上；他听到隐约的歌声；他听到耳边的倾诉。曾经有过的世界活生生地复苏了。对呀，那时他活着……

迎风，是很难走动的。风里充满令人不安的气味，那气味很陌生。树长大了，难以撼动。可这是我掌握的世界呀！

世界存在着！它不止在我的脑子里，它在外边，不管你怎么想。它在孩子们的眼睛里。我愿意这样活着。我要我的生命一直延续，永远。孩子……

我无法控制！树的枝干已经参天荫地，那是我不能摧毁的东西。漫游杀手啊……黑人的主意一开始就是对的！敲开他的门，直接对着他的脑袋！我有一把古董枪……

大陆忘记了警察最后对他说的的是什么。他从床上坐起来，兴奋。

然而那种好象青春期悸动似的兴奋，仅仅半个小时就退潮一般消失了。

他疲倦地走出卧室，坐在客厅里的椅子上。看见肮脏的窗户，又想起了顶棚漏水的卫生间，想起了故障频频的射线炉，想起了无聊的工作。

他就这样呆坐着想心事，不知过了多久。直到门铃响了起来。

（写到这儿，虽然我颇有点自知之明，可还是忍不住跳了出来。想要学着美国侦探艾勒里·奎恩的样子，也说上这么两句：读者先生（女士）们，本案到此结束。反正该说的我都告诉你们了。你们大家伙儿弄明白这是咋回事儿了吗？）

大陆看看监视器屏幕，门外的人很陌生。而且这几年他好象没怎么见过真实的女孩子，更没想过会有姑娘来按他的门铃。

他几乎是惶恐地开了门，摸着门框，又摸了摸鼻子。

那姑娘很大方，开门见山地说：“我来这儿尝尝你说的夹肉面包。”

大陆只挤出一句：“请进来。”让开门，姑娘率先走进去。大陆吁了口气，才想起从背后打量她，她头发很长，又黑又滑。

大陆摆脱了尴尬，并不抢着去收拾客厅。他已经三十八岁了！

女孩子递给他一张黑色卡片，大陆接过来，看到上面有小小的凹字：“雷冰。中央理工大学。”等等。这种名片插入计算机里就可以调出主人的许多资料。

大陆又抬眼看看她，她笑着说：“我们才分手不到一个小时嘛。这个地址是你亲口告诉我的。”

“你……”大陆指着她。

女孩子说：“是我。我就是那个警察！我告诉过你，很多人在‘那儿’的样子与现实截然相反。”她自在地挑把椅子坐了，“其实我还只是个大学生。不过政府确实雇佣了几个我这样的业余网警。我要挣点学费。”

“你那个不说话的伙伴呢？”

姑娘仿佛考虑了一下如何措词，才说：“我们俩是同一个人。不过我可以来去自由，‘他’只能永远留在‘那儿’。”

大陆沉默了一阵子，想不出什么话，有点茫然地说：“面包……”

“我倒试试看，它比我的盒饭怎么样。”雷冰不待人请自己进了厨房，打开冷冻箱。

大陆跟进去，说：“射线炉不太好用。”

“发射源该换一个了。”女孩儿头也不回地摆弄着面包，“我爸爸什么都会修。现在的男人退化啦。”

大陆等她弄好，两个人一同回到客厅。

门铃又一次响起来。

“看看是谁？”雷冰说。

“送货员。”大陆嘀咕着拉开门，对外面的人说，“我没让你们来……”

他的话突然哽住。他看见，门口那个小个子，苍白着脸，对他举起了一把古旧的金属武器：一把手枪。

手枪几乎顶到了大陆的胖肚皮上。那情景甚至有些滑稽，拜访者看起来比房主人还要紧张。或者是激动？他那张落魄诗人似的脸完全扭曲了，下巴颤抖，嘴唇发青，拿枪的手比较稳定，但用力太大以至指节都白了。

在这一瞬间，大陆就明白了：此人不可能向他开枪！

他挺着肚皮，摇摇头，盯住小送货员的眼睛，把枪从他手里拿下来。他遭到一点儿抵抗，但并不顽强。他抓着送货员的手，一言不发，拉他进屋。送货员顺从地跟了进去。

门关上了。

大陆这才看见，那女孩子望着这边，手扶桌子，脸色惨白。

送货员蹲下，紧紧蜷缩起来，恨不得要缩成一个几何意义上的点。他抱着膝盖，神经质地摇晃着，边哭边说：“我差一点儿！我差一点儿……”

大陆说：“你真的差一点儿把我打死了。”他转向雷冰，“你没事么？”

女孩儿坐在椅子上，说：“我没想到。我原以为自己受得了……”

“原以为？”大陆吃惊道，“你早知道他……”

雷冰说：“当然。我和他的思维曾经近身肉搏，要是还不能预见他的行动，算什么网警啊。其他警察都在楼下了。”

送货员似乎并不关心她的话，沉浸在近乎歇斯底里的恍惚境界里。

女孩子迟疑着，靠近他，说：“刚才我发现，我没有在‘那儿’那么坚强，差一点被你吓昏了。我想你也是一样的。”

送货员不停地摇晃，说：“我是个送货员！我只是个送货员！”

雷冰明白他的意思，说：“你早知道就好啦。”

“是谁雇的你？”大陆不能不问。

送货员第一次抬起头，迷惘地说：“一个大个儿黑人。”

“黑人！”大陆惊叹，“我可没去过非洲啊。”

“他非常恨你。他说你是河马。”送货员又记起使他迷惑不解的那个词。

无法形容大陆听到这句话后的表情。既非震惊，也不是愤怒，融合了相当多的强烈的情感。他以一个胖子大步快走时那种威风凛凛的神气，冲入漏水的卫生间！

他拿起门后的一根棍子，抡起来敲着输水管道！敲了半分钟之久。然后，走到客厅，打开大门，叉腰腆肚地等着。

他没等多久。一位满脸青胡子茬，气色苍白，瘦骨嶙峋的长脸中年男人，甩着拖鞋啪哒啪哒地兴师问罪而来。

世上肯定有“预感”这回事。男子一见房中这么多人，而且情态都十分古怪，立刻心中透亮。他挺起的鸡胸脯犹豫不决地凹下去，眼神颤抖起来。

大陆呼呼喘气。指指缩在地下的送货员，又指指桌上的手枪，再指指瘦男人，不说话。

瘦男人的眼皮滑稽地红起来，哆嗦着厚嘴唇，吭吃吭吃的，半天才憋出一句：“谁让你骂我？”

“骂你？”雷冰似觉不可思议，“为这个？”

那种满脸胡子茬的大男人要哭的模样，是说不出的让人又想笑，又想叹气！当时那男人就孩子似的梗起脖子来，连着滚动了几下大喉节，最后转向雷冰——他也不管雷冰是什么人，就告状一般对她说：“他骂我，骂我是驴！一连两次。还骂我父母亲不积德……”

“那是因为你先说我是河马！”大陆一字一顿地反驳，转向雷冰说，“你不知道河马是什么吧？我翻了《已灭绝动物图鉴》，才明白他对我的侮辱有多大。”

雷冰已经被这两个男子的诉说搞昏，不由自主地扮演了仲裁法官的角色，她问：“那你们究竟为什么吵架呢？”

“水管……”两个人抢着说；大陆横了瘦子一眼，仗着一百八十斤的气势把话头夺过去，“他总把水漏到我卫生间里，”瘦子说：“你……你就会敲水管，不讲理。”

蹲在旁边的送货员忽然抬起头，尖声委屈地嚷道：“你们就为这个呀！”

“你不用喊冤。”雷冰说，“在‘那儿’你杀过不止一个人，你问过理由吗？”

送货员埋头抽泣起来，哽咽着说：“可我们都是些什么人哪！我们是什么呀？”

警察来带他们走的时候，送货员面如死灰，缩成一团。瘦子哆嗦着，整个人垮下来，认输似地急忙向大陆嚷：“我没有！我没有！”大陆难受极了，突然觉得瘦子仿佛一个很亲近的人，仿佛从来没有雇人来害自己，只是偶尔吵过几架。他很想大叫：“我不恨你！”

可他们俩还是被带走了。

大陆忽然感觉闷得很，闷得很。他径直走去推开窗子，推开几年没碰过的脏窗户。

一股清新得使人落泪的空气包围了他。久违的季节感又复苏了。

因为很久没有人关照，外面那个老世界显得阴郁，黯淡。城市是灰色的，令人意兴萧索。然而在它内部，有一个梦，巨大、光怪陆离、飞速旋转的城市之梦。每个人都不可抗拒地成为这彩色旋涡中的一条小鱼。

和这个华丽的大梦比起来，几个小人物偶尔的叹息又能算什么呢？

大陆正在发呆，雷冰从后面小心地碰碰他。

大陆转过头，女孩子说：“我已经把你的面包吃了。不怎么样。唯一的好处是，一吃就饱。”

(完)

